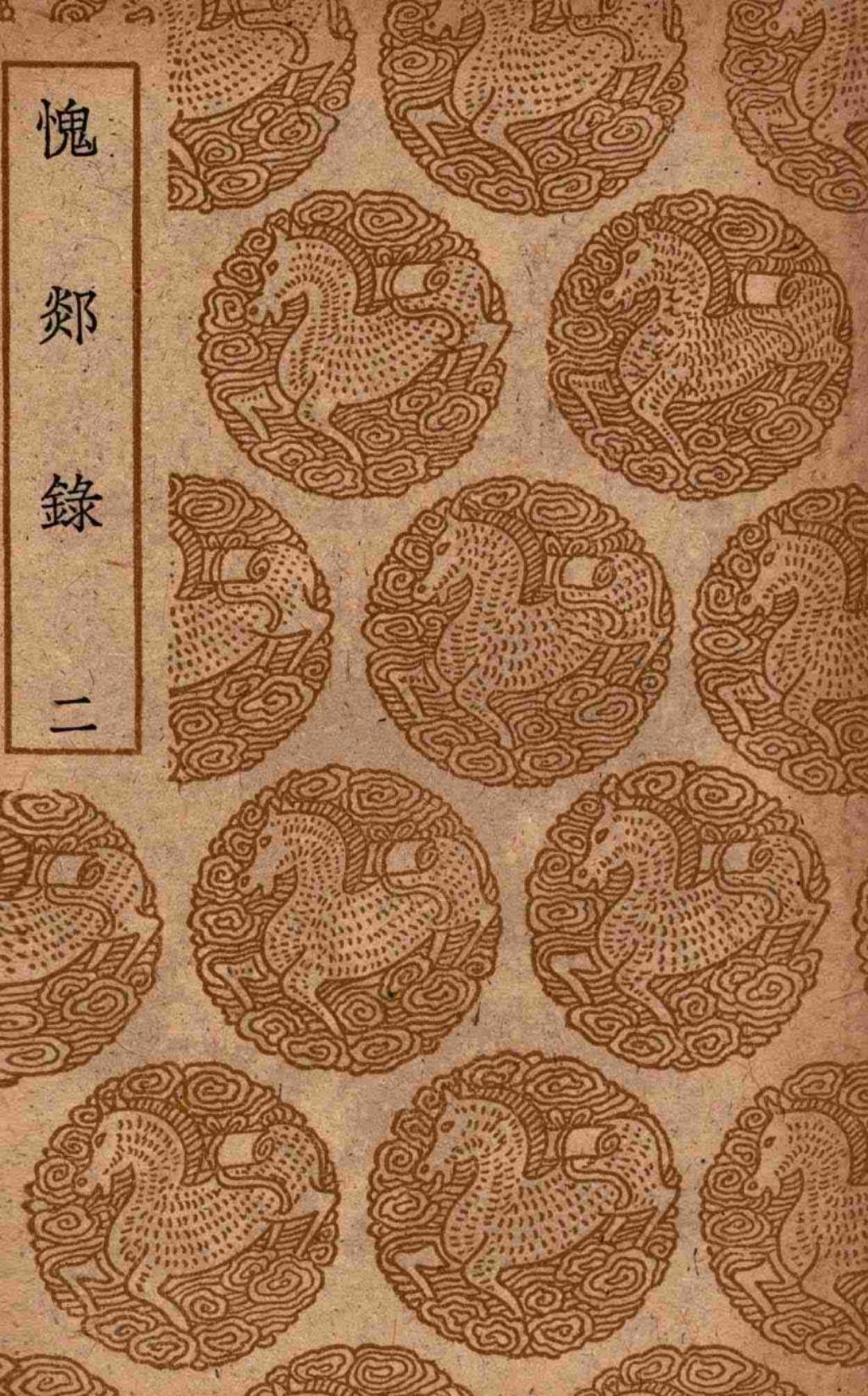


愧

鄰

錄

二





愧
鄰
(二)

岳珂撰

叢書集 成 初 編

(本印補)

愧 鄰 錄

二 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岳

珂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愧鄰錄卷第十

七則

人品明證

官品名意之訛。珂嘗書之。然以九品爲人品之別而非官品。則未有的據也。及考之晉書衛瓘鄧攸二傳。事特較明。蓋當時去魏未遠。名未大訛。意猶可識耳。故游書之以終前論焉。瓘之傳曰。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汝南王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專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凌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居位爲貴人。弃德而忽道業。爭多少于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卽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各相舉任。干出才之路。旣博且可以勵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考其言始也。清議不拘爵位。

褒貶足爲勸勵。中間計資定品。惟以居官爲貴。則品之爲制。乃逆設以待某品之人。其斷可知也。然猶未有見于遷陟表表可驗者。還考攸之傳曰。攸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次歷東海王參軍。爲世子文學。吏部郎。東中郎將長史。河東太守。珣按杜佑通典及沈約宋書。具列品制。惟世子文學無之。如王國文學六品也。洗馬、王國參軍皆七品也。吏部郎六品也。中郎長史七品也。太守五品也。皆不合二品之目。宋書志所載九品明指言晉江右所定。攸先爲六品。一轉之爲洗馬。反在第七。則攸雖舉二品。其遷陟則隨時繫乎上命。尤顯顯者矣。所謂二品者。蓋言其人才灼然。合在此品。定于郡中正之口。以俟上之採擇而已。又南史陳暄傳曰。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復調。陳去魏逾遠矣。官品久訛矣。而暄傳若此。是其制猶未泯。豈不益大可信歟。

改易職事官名稱

近制職事官或犯所授者家諱。每得改它官。皆一時制宜。參用舊官制。間有特免入銜者。珣嘗考會要。頗似不然。熙甯十年十月十三日。新知荊南府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吳中復。言銜內舉字犯先諱。乞改提轄。中書奏請批依。神宗忽降奎札曰。朝廷官稱避守臣私諱于義未安。宜不行。其後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臣寮言近者馬向爲開封府工曹掾。自陳父名開乞避。而本府乃奏乞銜內不書府名。有違熙甯親札指揮。詔別與差遣。卽二事而觀之。則典故初未之許也。及博考國史。吳廷祚爲樞密使。慕容延釗爲殿前都點檢。當拜同平章事。並以父諱改同二品。國初雖存此官制。僅止一再見。幾于特創。徐處仁爲資

政殿學士知青州以祖諱改除端明。它如此比者不一。蓋開國勳臣上所優禮不容以常法論而避高就下不易官稱令甲所許又與前制不同云。

李文簡奏藁

避諱贈官之制改易官稱之令。列屢書之及得李文簡獻巽巖集其載當時乞用元豐以前官制加贈奏藁于故事特詳備用劄錄以參所聞。巖之奏云臣聞事君猶事父也心有所懷而不敢盡言則爲隱蓋臣子之大戒莫重于隱言之可聽與否實惟君父所擇雖不應言而言固獲罪矣不猶愈于匿情以犯大戒乎臣用是輒冒昧一言恭惟祖宗因前代之制而增修之凡大禮既成官自升朝以上皆得追榮其父母此國家之彌文至恩也臣父某故贈左朝奉大夫緣臣誤通朝籍再贈官至左朝議大夫今次大禮又當贈中奉大夫寒儒門戶得此固足以資飾泉壤誇嫋鄉邑其榮多矣而又奚言獨臣私義有所不安不得不自言者所贈父官適同父諱儻拜君賜若固有之則恐于冒榮之律疑若相犯兼晉江統嘗論身與官職同名當改選故事簡冊具存勢不容默須至呈露乞朝廷特賜參酌處分雖以不應言而獲罪亦所甘心也據律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冒榮居之者徒一年雍熙二年有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皆不許及嘉祐六年翰林學士賈黯知審官院大理寺丞雷宋臣除太子中舍以父名顯忠乞避朝廷許之黯謂宋臣不當避嫌名朝廷既許宋臣若後有如此而不避則可坐以冒榮之律因言自雍熙以來或小官許改或大臣不許或雖二名嫌名而許避或正犯單諱而不許。

前後許與不許繫于臨時。蓋由未嘗稽詳禮律立爲永制。口約雍熙詔書。自某品以上。凡除官若犯父祖名諱。有奏陳者。先下有司。若定當避。則聽改。餘不在此限。于是下太常禮院大理寺同議。禮院大理寺言。父祖之名。子孫所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並當回避。乃詔凡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其後韓絳除樞密副使。自言樞字與祖名下一字同。乞避免而不許。事在治平四年。蓋遵嘉祐之詔也。熙甯八年。宋敏求提舉萬壽觀。敏求父名綬。自言壽字犯父嫌名。詔改醴泉觀。則嘉祐之詔復不行矣。及吳中復知荆南兼提舉荆湖北路兵馬。中復父名舉。乞改稱提轄。詔以朝廷官稱不當避守臣私諱。遂不許。自熙甯以來。迄于近年。亦有許改者。既許改。則不繫官品之高下。嘉祐詔書理宜講明。以崇孝治。然臣前所陳者。皆指身所居官犯父祖諱。初不及贈父祖官與父祖諱同者。蓋偶無其事。諸儒未暇討論。故闕如也。臣今敢援晉江統所議。乞下禮官議之。按晉書及通典載江統言。臺選統叔父春爲宜春令。與縣同名。故事。父祖與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改選之例。統以爲凡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而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凡佐史朝夕必稱厥官。儻指實而語。則觸尊者諱。違背禮經。或詭詞回避。則以私廢公。干繫成憲。若受寵朝廷。出身宰牧。而佐史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苟易私名以避官職。則又非春秋不奪人親之義。統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斥父祖名爲比。體例既通。義斯允當。武帝許之。臣今所言。實與此相類。且身名與官職同者。猶許改授。若贈父官職。乃觸父諱。比江統所謂佐史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者。

不愈重乎。今一命以上，身所授官有觸父祖諱者，于法皆許寄理。但授以次官。父祖當贈官，而所贈官有觸父祖之諱者，亦準此法。然寄理之法施于贈官，則已似不通。蓋所謂寄理者，特不稱呼耳。雖辭其名，猶享其實。今贈官專以位號爲榮，顧使其家人不得稱呼，豈朝廷加惠臣子榮獎孝治之意乎？况法所謂贈官，觸父祖諱者，實指受所贈官之父母，非謂身贈父官自觸父諱者也。蓋贈父祖官，觸父祖之父祖諱，其當得贈官之父祖，宜有所避。順死者孝心，雖寄理可也。身贈父諱，自觸父諱，父何所避？亦使寄理，凡禮固起于義，緣是起禮于義，滋亦不通。兼詳朝廷創法，特許寄理，初不謂身贈父官自觸父諱者設也。身贈父官自觸父諱，則江統所云爲臣子開地之論，因旁搜類長曲而通之，有難臣者曰：諱非古也。爰自周始，當時作詩書者，亦未嘗以昌發爲諱。人君猶然，况人臣乎？臣謹答之曰：事固當師古，古未始有，而今則有之。其可不酌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且名諱之式，上下通行，非一世矣。獨于身贈父官而自觸父官偶未涉歷，故莫有以爲言。臣實自履茲事，其可不表而出之？使知禮者考求其說，因以備國家之彌文。廣祖宗之至恩乎？難臣者又曰：如是，則使朝廷曷爲而可？臣謹答之曰：臣所以敢昧死自言者，政有望于朝廷。使知禮者考求其說也。其敢必乎？然臣有區區之愚，不自知其僭妄，敢私布之。臣謹按今朝請大夫，在未改官制以前，實爲前行郎中。吏部司封司勳考功職方駕部，皆前行也。據職官志，前行郎中有出身，則轉太常少卿。無出身，則轉司農少卿。既改官制，太常光祿衛尉司農少卿，皆爲朝議大夫。據職官志，太常少卿舊轉光祿卿。既改官制，則光祿實中散大夫。元祐三年，中散大夫分左右，有出身，又轉左中散大夫。大觀二年，

除去左右字特贈中奉大夫以代左中散大夫今中奉大夫其實未改官制以前光祿卿也中奉大夫今轉中大夫中大夫未改官制以前實祕書監祕書監舊轉左右諫議大夫今爲太中大夫竊伏自念臣不肖苟未先狗馬墳溝壑且免于罪疾常獲備官使幸而遇天子有事于郊明堂之歲錫福徧九地之下則臣父始得贈官以祖宗故事言之凡三歲一舉大禮自中奉大夫至太中大夫累三官率九歲乃得之幸得之而位號卒不可以稱呼雖朝廷之彌文至恩不容以臣一人之故輒議損益而臣私議誠有所不安惟明主盡人之情亦所宜憐也自改官制卿監諫議皆爲職事官固不當以爲贈官然天下郡邑薦紳門戶固有以舊官制爲稱呼未嘗改者蓋事匪前代命由列聖于職制祿秩初無與焉特借其名耳傳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殆指此類故臣愚以爲若朝廷特推異恩不限官品高下令有司于新舊官制稍加斟酌使天下當贈官者苟觸父祖本諱亦聽改授如晉王舒除會稽內史及建隆初慕容延劍除中書門下二品體例或取今寄理字加舊官制上暫聽稱呼以極人子孝敬之義自我作古昭示無窮顧不美歟是臣所願也非臣所敢望也不應言而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察貼黃曰檢準尙書司封令諸應封贈與祖父名相犯者卽贈以次官契勘上條止爲所合封贈父母妻官稱犯父母妻之父祖名卽與身贈父官所贈官自犯父名不同難以準上條施行須至陳乞參酌珂按晉書通典江統之言專以佐吏朝夕之稱爲擬要非贈典之比雍熙嘉祐之制雖在珂所書吳中復事之前然熙甯實衝改前詔宣和馬向之命又申之也雖或行或尼而續無名文若夫加寄理字則參預壁蓋以爲非故常矣今司封定制以天下之大

豈無名諱犯官稱者。迄不知其何所據依。而爲之折衷也。

同二品

國初吳廷祚慕容延釗以父諱章當爲使相不帶平章事並拜同中書門下二品。珂前于改易職事官名稱中見之。按唐會要是名始于李勣。正觀十七年正月勣除太子詹事爲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名之緣起必因于唐。而二品之號則復加一等矣似非故事也。考之蘇氏駁有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創有此號原夫立號之意以侍中中書令是中書門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望及雜壓不等故立此號與之同等也。勣至二十三年七月遷開府儀同三司八月又改尚書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且開府是從一品僕射是從二品又令同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謹按後漢殤帝以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觀其創制之意亦以上企三公也可以爲證矣。永隆二年閏七月崔知溫薛元超除中書令並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大乖也詳蘇氏之說則本朝所以進爲二品當不爲無意及觀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九月勅馮斌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于公台但緣平章事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二品則二品之名肇見于此國朝蓋襲而用之爲無疑矣然宰相稱謂以一人之私而易之後唐之典章不幾于輕明宗長興迄于是年繼之者一用此官名或惟改斌官稱皆不可攷歐陽文忠修本紀至十月庚申始書斌爲樞密使無二品字唐書勣初除在四月己丑拜儀同在六月癸巳僕射在九月乙卯皆與會要不同特以其可與它官稱改易者互見而參取故詳著之。

旌節

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五曰旌節。注引周禮掌節職曰：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獸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節。注云：今漢使所擁是也。漢書曰：戾太子遭巫蠱事，懼不自明，取使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以相別。蘇武在匈奴持漢節毛落，並其事也。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珂按三朝國史與服志曰：旌節，唐天寶中置。節度使受命日賜之，得以專制軍事。行卽建節，府樹六纛。皇朝凡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凡製旗以紅繪九幅，髹漆杠，繡纛。旌用塗金銅龍頭，髹漆杠，綢以紅繪，畫白虎。設髹漆木盤於上節，亦用髹漆杠，飾以金塗銅葉。凡三盤爲二層，以紅絲爲旄，並綢以紫綾複囊。麾槍豹尾亦髹漆杠。麾槍設髹漆木盤，綢以紫繪複囊，又綢以碧油。豹尾制以赤黃布，畫豹尾文。然則今制有節無旌，又以唐制爲不同也。珂在中都，屢見文思程工率以上諸匠監，而後放下。其制度頗草草，諸建施者率爲屋數楹，置香几於前，月祭以俎肉卮酒，而命一二使臣者視局其鑰，號爲節堂，蓋徒以爲觀美云。

慈德宮

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詔改隆祐宮曰慈德宮。前殿曰慈德，中殿曰仁明，後殿曰壽昌。是時欽聖憲肅后在東朝，改上茲號。珂按會要：景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詔：章惠皇太后來年二月影座於右掖門，入

景暉門赴慈德殿然則亦複名也。

寺觀敕差住持

中興以後駐蹕浙右大刹如徑山淨慈靈隱天竺宮觀如太乙開元佑聖皆降敕劄差主首至於遐陬禪如雪峰南華之屬亦多用黃牒選補珂按李文簡叢續長編熙甯八月戊申詔內外宮觀寺院主主者及僧道正舊降宣敕差補者自今尙書祠部給帖神祖之意凡以爲不足辱制旨而已其制不知更於何時要鄰之瀆也

愧鄰錄卷第十一

制舉科目

制科之設。自漢有之矣。至唐而其名特多。猶止于御試策而已。國初置三科。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三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並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共三千字以上。當日內取成文理優長人物。爽秀者中選。而設科之後。竟無試者。乾德元年正月十五日始詔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布衣並許直詣閣門進奏。請應朕當親試。以進時賢。下詔之七十五日。而前博州軍事判官穎贊首應詔。自薦臨軒。召試賢良科。稱旨。遂拜祕書省著作郎。其四年。賢良科則又有姜涉。經學科則有郝益出焉。五月二十七日。藝祖御紫雲樓策試。而陶穀、竇儀、王著、盧多遜、王祐、尹拙、姚恕、馮英。並命參校。涉等皆以疏略罷。猶賜酒食以遣之。定陵右文益篤斯志。林陶應制舉。試學士院不及格。猶賜同進士出身。見于咸平三年四月十五日之詔。其市駿骨之意。灼然可見矣。然乾德紫雲之試。距今三十有四年。元無一人。嗣膺此選。不知中間何時。遂增學士院一試也。明年四月十三日。始以賢良科試。查道、陳越、王曉。而李邈、魯驥不入等。其八月十日。又試何亮、孫暨、孫僅、丁遜。皆入第四等及第四次等。考官宋白、梁周翰、師頗、李宗諤、趙安仁、薛映、楊億。殊不聞前有別試。亦無學士院考定之文。至景德二年之七月十八日。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材識兼茂。明于體用。武足安邊。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

科詔書有曰宜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朕將臨軒親試則未御試之前再加一試疑自此始然賢良方正之舉得人僅在四年之前而詔乃明言復置此科殊不見罷科之日爲不可曉也明年七月二十九日以考定官晁迴重考官呂文仲呂祐之戚綸陳彭年所考當應制舉人所納文卷付中書詳較會要書其事以爲真皇之意蓋恐遺才當是所考有不中格者而復加詳審爾此僅與今進卷策論付侍從後省看詳者同而非試也八月二十二日詔趙宗古陳絳令狐頤陳漸陳貫令依例付中書試蓋卽前詳較不中者之姓名然中書所試亦未詳以何等文字九月十七日御崇政殿策試乃錢易石待問二人又與前名不同考之登科記則言二年之詔已有委中書試論六首之旨是年乃不紀論題又明年中書門下考試陳絳夏竦乃肇見六論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二曰考定明堂制度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五曰舜無爲禹勤事功業孰優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此蓋試論之始而絳又去年所召至今乃中者也自是而後曠歲無之仁宗天聖七年閏二月二十三日復詔置六科惟增詳明吏理可使從政餘皆如景德之詔是科元未嘗罷而再稱復置尤不可曉詔書又曰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達墳典明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六科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會犯職及私罪情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上件科目仍先進所業策論五十首詣閣門或附遞投進委兩制看詳如詞理優長具名聞奏當降朝旨召赴闕差官試論六首以三千字以上爲合格卽與御試又置高

踏邱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路轉運逐處長貳奏舉或自于本貫投狀乞應上件科目州縣體量實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卽令納所業策論五十首本州看詳委實詞理優長卽上轉運使覆更審訪鄉里名譽選有文學佐官看詳委實文行可稱者卽以文卷送尙書禮部委判官看詳選擇文理優長者具名聞奏當降朝旨召赴闕差官試論六首以三千字以上爲合格卽與御試又置書判拔萃科武舉其逐處看詳官不得以詞理平常者一例取旨如違必行朝典仍限至十月終以前具姓名申奏到闕更有合行事件委逐司條例以聞其制加詳矣明年六月十六日命盛度韓億就祕閣考試賢良科何詠茂才科富弼論六首蓋始就閣試登科記明言茂才科六論與賢良同詠旣有官弼爲進士當如詔書以賢良方正而下六科爲有官者之試高蹈邱園而下三科爲未仕者之試其名不同而實一耳景祐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始于才識兼茂科得吳育而張方平以進士中茂才寶元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方平又以祕書省校書郎再對賢良方正之策則是制科人有再試再中者矣至皇祐元年八月二日上封者言伏見國家每設科以收賢才中選之後多至大用以此知不獨取于刀筆蓋將觀其器能也舊制祕閣先試六論合格者然後御試策一道先論者蓋欲探其博學後策者又欲觀其才用近來御前所試策題其中多問典籍名數及細碎經義乃是又重欲探其博學竟不能觀其才用豈朝廷求賢才意耶欲乞將來御試策題中止令問事關治亂體繫安危用之則明昌捨之則微弱往古之已試當今之可行者十餘條限三千字以上成所對人若文理優長識慮深遠其言真可行于世其論果有

補于時者，卽爲優等。若是文意平常，別無可採者，卽爲末等。量與恩澤所有名數及細碎經義，更不詳問。如此，則不爲空言，可得實效。詔撰策題官先問治亂安危大體，其餘所問，經史名數，自依舊制，則其制益加詳焉。至熙甯七年五月十四日，以御試舉人既有策從中書門下之言，並罷此舉。時呂惠卿力主之，馮京力爭而不能得。元祐元年閏二月二日，用侍御史劉蕡之言，復賢良茂才科。明年九月二十四日，首得布衣謝悰，未仕而中賢良科。肇見于此。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哲宗用章亨李清臣、鄭雍之議，又詔罷制科。高宗中興，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德音首詔復置賢良一科，且令講求典故。于是儀曹之奏曰：「舊制科場年春降詔，九月赴詔命，尙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一人，不拘已未仕，命官不拘有無出身，仍以不會犯贓私罪充各具辭業。策論五十篇，分爲十卷，繳進入舉，詞送兩省侍從參考，分爲三等。文理優長爲上等，次優爲中等，平常爲下等。考試繳奏，次優以上召赴閣試。今詳天聖七年詔，復置六科詔書首云：『皆考士節之無瑕采鄉評之共許。』嘉祐二年詔舉九科，亦令采察文行，若不如所舉並坐舉者四年。」旌德縣尉汪輔之已試六論，過閣及殿試，亦考入第四等。而言者以無士行罷之。故蘇文忠軾有云：「凡預言書之詔命，已爲天下之選人，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蓋國家自昔制科取人，中選之後，多至大用，其攷察之嚴，不得不爾。合乞今后遇有應者，並須尙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三人奏舉，先攷其素行，無愧于清議，然後詔試舉非其人者，坐之。其閣試舊制，一場論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題目于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子、揚子、管子、文中子、正文。

及注疏內出內一篇暗數一篇明數如紹聖元年閣試舜得萬國之驩心論出史記樂書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此謂暗數謹事成六德論出毛詩皇皇者華箋注此謂明數四通以上爲合格仍分五等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論引上下文不全上下文有度數及事類暗數引不盡並爲粗差翰林學士兩省官考試于祕閣御史臺官監試及差封彌膳錄官考訖以合格試卷繳奏御前拆號竊詳舊制兼注疏內出題今復科之初欲權罷疏義餘依舊制詔疏義出題臨時取旨列嘗攷之所謂舊制蓋祖宗之制也自賢良以至邊寄謂之六增高蹈等三科謂之九此則甚明特所舉官之名稱前乎元豐則不能詳所出題之詳略因乎元祐而不能舉遂使臺外參薦之制尼不復見而臨時取旨之詔高宗猶意其更祖宗之已行蓋有以啓上心之疑而未之亟許焉明年正月二日遂下詔今後科場復置賢良科舉官繳詞業一如儀曹之奏不復許在外之明數者至四年三月十一日七年二月九日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十七年四月二日二十年五月四日二十三年五月一日二十六年四月三日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凡十一詔而迄無應者孝宗卽位詔令郡國皆聽薦舉乾道五年十一月四日始得李厚復就中書試爾後李塾鄭建德莊洽姜凱滕歲杜旗之流時不乏人或試而不合或召而不試或薦而不召寥寥絕響迄未復振良以此也按薦舉之制咸平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詔令學士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尙書省諸司四品以上于內外京官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之士各一人三月十九

日詔所舉賢良方正應已貼館職及任轉運使者不在舉限天聖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屯田員外郎劉鑾請應制科翰林學士宋綬言其已任尚書六品官罷之景祐元年二月四日詔六科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官不犯贓罪及私罪情輕者並許應京朝官須是太常博士以下不得帶省府推判官館閣職事并發運轉運提點刑獄差任者其幕職州縣官須經三考以上其見任合該移入沿邊不般家地分及川廣福建等處者候廻日許應高蹈邱園沈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及武舉應進士諸科取解不獲者不得應慶歷六年六月十八日詔自今制科並隨貢舉爲定制須近臣論薦無得自舉嘉祐二年六月十九日詔自今太常博士而下不充臺省館閣職及提點刑獄以上差任選人不限有無考第并草澤人並聽待制以上舉卽不得自陳內草澤人並許本路轉運使採察文行保明奏舉如程文荒淺不中選才行不如所舉者坐之出題之制景祐四年閏五月四日命兩制各上策問參以經義元祐七年五月十一日詔祕閣試制論科于九經兼經正史孟楊荀國語及注內出題其正義毋出又國初以宰相撰題紹聖元年命翰林學士林希撰題乾道七年九月命宰相葉衡撰題是皆國朝科目沿革之制先後互考尤可見其變也初熙甯變更王荊公用事惡人議已欲憾成制二年十二月九日始詔削制科恩數迄于罷舉紹聖章享奏密諭考官只放一人過閣惟太祝趙彥若與選及對策又黜之則深可爲治朝惜若嘉祐八年六月十七日詔制科十七人趙禹等權罷將來科場便赴祕閣就試蓋一時有所不暇非故事也然天聖嘉祐之詔

紹興之議考之素行又爲取人之要云。

追册后

國初追册后始于孝惠建隆三年四月追册爲皇后乾德二年三月謚曰孝惠太常上議攝太尉皇弟開封尹奉册繼之者淑德懿德章懷章穆溫成明達明節成穆凡八行焉母后又不與也惟明道二年十月三十日追册美人張氏爲皇后十一月三十日詔追册皇后官告焚黃進入內是時郭后正位中宮仁宗追念遺徽特崇位號故不盡用后制然以儼體宸極乃舍册用告下嬪妃嬪雖曰欲從殺禮然予名捐實訂禮者要失所據矣其後溫成卒奉册孫威敏汚以樞密副使力爭不肯行事亦可見當時之公議焉

后陵名樂舞

國朝陵名自昌熙下皆聯永字定于宰臣皇后皆祔葬或從姑未嘗獨製陵名上謚皆由太常樂舞製于學士如大安之樂雖定于皇祐三年七月丁巳然自開國之初建隆元年四月癸酉固已以十二安易周十二順矣惟章懷后追册以至道三年六月十三日降制而七月二十四日直祕閣朱昂請上謚八月三日昂又上陵曰保泰舞曰永和迥考是時諸后在清祐孝明曰惠安孝惠曰奉安孝章曰懿安懿德曰順安淑德曰嘉安章穆曰理安又皆有樂曲名獨此爲不然殆不可曉且以直祕閣而議典禮上廟謚製陵名定樂舞以后廟而特起陵名且用二字皆典故所無也

上后謚官

建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太常少卿馮吉上昭憲皇后初謚曰明憲自後以爲故事惟孝章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元德以祕閣校理舒雅章懿則命翰林學士馮元如孝惠則廟上議之官溫成則有賜謚之詔它皆以判太常寺貳卿之議而行之自慈聖光獻以母儀四朝始用翰林學士章享仍如受成于祖宗之廟以後乃歸之翰苑以爲常制章穆之爲莊穆仍有吏部尚書張齊賢等覆謚又不同云

告謚祖廟

受后謚于祖廟自國初已有此議已而莫之能行昭憲之謚建隆二年七月八日太常禮院言準詔議定皇太后謚按唐憲宗母王太后崩有司集議以百官謚狀讀于太廟然後上之取受成于祖宗之義也周宣懿皇后謚號卽有司撰定奏聞未嘗集議制下之日亦不告郊廟修謚冊畢始告廟還讀于靈座前詔從周制是初有請而未從也孝明之謚乾德二年正月七日太常禮院言按唐會要元和十一年順宗皇后王氏崩謚曰莊憲初太常少卿韋纁進謚議公卿集定欲告天地宗廟禮官奏議曰按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古者皇后之謚則讀于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謚謚之于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于郊所以必謚于廟者謚宜受成于祖宗故皇后謚成于廟請準禮集百官連書謚狀訖讀于太廟然後上謚于兩儀殿今孝明皇后上謚望如舊禮詔令尚書省集官議定以聞是又惟從其集議而已迨于神宗追孝仁祖爲天下得人之德慈聖光獻凡禮皆異于前于是用翰林學士章享之議始集中書樞密院侍從官御史臺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宗室正任團練使以上赴太廟行請謚之禮遂詔作

冊寶告于天地宗廟社稷。讀于慶壽殿時元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以後又有母后中闈之別。蓋有唐已定之制。有司屢請。迄六世而後克從。以是知議禮聚訟。豈不難哉。

愧鄰錄卷第十二

文武服帶之制

國朝服帶之制。乘輿東宮以玉。大臣以金。親王勳舊閒賜以玉。其次則犀角。此不易之制。考之典故。玉帶乘輿以排方。東宮不佩魚。親王佩玉魚。大臣勳舊佩金魚。金帶有六種。毬路、御仙花、荔枝、師蠻、海捷、寶藏。金塗帶有九種。天王、八仙、犀牛、寶鉢、師蠻、海捷、雙鹿、行虎、窟面。金束帶有八種。荔枝、師蠻、戲童、海捷、犀牛、胡荽、鳳子、寶相花。金塗束帶有四種。犀牛、雙鹿、野馬、胡荽。犀帶有二種。以枯特爲別。自金帶而下。凡爲種二十有七。朝章之辨。盡于此矣。祖宗時凡新除恩慶宰臣、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簽書樞密院事。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武臣御仙花帶無魚袋。使相、節度使、宮觀使、觀文殿大學士、曾任宰相者。卽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餘只賜御仙花帶無魚袋。三司使、權及公事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資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讀、侍講、龍圖、天章、寶文閣樞密直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兼守並同權使。並賜金御仙花二十兩帶。知制誥賜枯犀帶副以金魚。凡出使見任中書樞密使、曾任宰相并使相節度使。賜金御仙花二十五兩束帶。宣徽使、曾任中書樞密院、充諸路都總管、安撫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正任防禦使至刺史、內客省使至閣門使、延福宮使至昭宣使。充至路路分一州總管、鈐轄沿邊兩束帶。

知州軍安撫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諸司使充者十五兩客省引進閣門副使諸司副使內侍省押班充諸路沿邊路分鈐轄賜金御仙花十五兩束帶文臣換武臣並賜塗金銀寶餅十五兩御前軍班換前班並賜塗金銀帶諸司使寶餅二十兩副使至崇班寶餅一十五兩供奉官至殿直荔枝十兩奉職借職雙鹿八兩堂後官新除賜塗金銀寶餅十五兩帶伎術官雖服紫綠皆給銀帶元豐改官制五年正月二十九日詔三師三公宰相執政官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嘗任宰相者觀文殿學士以上金毬文方圍帶佩魚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尙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內御史大夫六曹尙書翰林學士以上及資政殿學士特班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大觀二年五月十七日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中少監許繫紅鞋犀帶更不佩魚迄于中興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詔中書舍人左右諫議大夫龍圖天章閣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權侍郎許服紅鞋排方黑犀帶仍佩魚于是其制始定然攷之初制亦頗有不盡同者按太平興國七年正月九日翰林學士承旨李昉言準詔詳定車服制度其荔枝帶本是內出以賜將相在于庶僚豈合僭服定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詔可則是荔枝帶其初固嘗以賜將相矣而今則惟武臣用之也慶歷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彰信軍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言伏見張耆授兼侍中日特賜笏頭金帶以爲榮異欲望正謝日準例特賜詔如耆例王貽永見任樞密使同平章事亦令閣門就賜則是笏頭帶其初雖武臣爲見任樞密使若使相者皆未嘗得賜矣而今則凡使相皆通服也熙甯十年十二月八日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旦集慶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謗以郊禮加恩告謝特賜金笏頭腰帶加魚袋自是宗室帶同平章事者著爲例則是宗室使相初亦不服其帶至此而始更其制紹興六年八月十四日三省行首司言宰執秦檜昨係資政殿大學士今來除觀文殿學士到闕朝見閣門稱不合繫笏頭毬文帶詔許服繫舊賜帶則是前任宰執初亦不服其帶至此而始許其服蔡絛鐵圍山叢談太宗時得巧匠因親督視于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條匠者爲之神耗而死于是獨以一賜曹武穆彬其一太宗自御之後隨入熙陵而武穆所賜帶卽莫測何往也餘二十八條特命貯之庫號鎮庫帶焉後人第徒傳其名而宗戚羣璫間一有服金帶異花精緻者人往往輒指目此紫雲樓帶其實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識之自貯庫帶後屢歷百五十年所及敵騎犯闕太上皇狩丹陽因盡掣鎮庫帶以往而一時從行者有若童貫伯氏諸貴遂皆賜紫雲樓金帶矣後事甫平太上皇歸宮闕于是靖康皇帝復命追還之庫吾在萬里外獨嘗聞諸然又不得一識也中興之十三祀有客來自立外忽出紫雲樓帶上以四胯出視吾蓋敵騎再入適紛紜時所追還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豔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醉拂菻人皆突起長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畫所弗及若其華紋則又六七級層層爲之鏤篆之精其微細之像殆入于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胯不若此帶乃獨大至十二稭是在往時爲窮極巨寶不覺爲之再拜太息我祖宗規模雖一帶猶貽厥後世必無以加也則是金帶諸種之外乘興大臣又有通服拂菻帶之制紹興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詔宗室外正任依舊許帶繫金帶已賜花犀帶及見繫花犀帶臣僚除宗室依條外餘不許服則是犀帶枯骨之

外宗室又有通服花犀帶之文。珂嘗詳攷所由參之典故。亦各自有其說。端拱中詔作瑞草地毬路文方團胯帶副以金魚賜中書樞密院文臣是太平興國初猶未定制也。故荔枝亦通用焉。端拱之賜止及文臣。故武臣賜笏頭始于慶歷。而宗室之頭笏頭亦始于熙甯會要所載。宗室許服工夫金帶通犀牛犀等帶故紫雲之帶熙陵所以寓其親厚元勳之意。而宗室花犀亦得著令通服之。要之五者皆有所據。獨秦檜所服一事獨背典章。按元豐之制觀文殿學士服御仙花。而元祐五年十一月十日詔臣僚曾賜金帶後至不該繫者在外許繫以理攷之。檜當時在外因其舊繫所服笏頭而許繫焉。是矣。到闕則合服御仙花矣。一時特許服繫舊賜帶固出上恩。而中興會要乃繫之曰宰執因降黜不帶職並同庶官後復職者恩數並合依舊。以閣門誤認法意有司申明故降是命如此則元祐之詔不復行。元豐之制不可用矣。是書雖進于孝宗朝而書館積舊事彙爲一編。蓋沿檜舊文云。

非宰執賜笏頭帶

服帶之制凡非中書樞密院若使相無賜笏頭帶者。惟元豐元年十一月乙亥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宮使王拱辰辭賜方團金帶珂按爲宣徽使而特賜者有三張方平、郭達皆嘗爲執政非拱辰比。是時之詔以拱辰歷事三朝累經內外清要繁劇特從其請不得爲例。又許依二府賜墳寺度僧其異數烏奕見于劉忠肅摺所作行狀蓋無前比云。

開禧二年六月十七日都省劄子泗州官吏軍民耆壽等眷言泗上實屏淮堧自陷邊氛多歷年所境土雖鄰于王化版圖未入于職方中夜以興曷副望霓之意當饋而嘆敢忘嘗膳之憂爲爾遺黎鞠我征旅貌貅奮勵蛇豕震驚金鼓一臨城池自潰載念旄倪之衆久罹塗炭之菑淫刑動極于參夷重賦殆逾于箕斂可無恩需用慰瘡殘應泗州見禁罪人除犯劫謀故鬪已殺依法其餘雜犯死罪以下並放應本州民間合納租稅可與放免三年應本州民戶並特與賑給一次合用錢米申宣撫司支破應本州居民屋宇曾經焚毀者官爲日下修蓋內無己屋人那撥官舍應副安泊毋令暴露應本州居民遺下屋業田土限一季許元主召保識指實給還限滿無人識認仰本州出榜召人承佃勘會今來本州歸正歸附等人曾授僞命齎到付身並令有司依格換給更與轉官已換給者與添差遣若人材卓異堪委任使卽仰守臣具名實來上當議旌擢應本州屯守官兵等人並特與犒設一次應本州父老令長吏致問優給錢酒年九十以上者給賜束帛百歲以上特與官封婦人與封號應本州神祠感應者仰守臣日下契勘具靈驗蹟申宣撫司備申三省樞密院特與初封已封爵者更與加封內廟宇損壞如法修葺仍嚴潔致祭應本州內忠臣義士並與表式墳墓於戲天地之德曰生肆亟覃于仁澤室家之民相慶幸復見于華風尙肩忠義之誠庸迓安居之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珂謹按祖宗朝每有武功恢拓之事必曲赦其境罪無輕重咸除之如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平西川之制是也降德音徧減天下死刑釋餘罪如建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平潞州之制是也雖降德音止于其境罪無輕重咸如大赦之例如太平興國三年五

月一日復泉州之制是也。降德音于江西湖南兩路除十惡四殺放火造僞犯賊外雜死罪流餘遞減等釋徒罪如皇祐五年二月十六日平儂智高之制是也降大赦于天下罪無輕重咸除之如宣和六年八月十八日收復燕雲之制是也雖降曲赦于一境猶除十惡四殺放火造僞犯賊外鬪殺情輕減等餘並釋之如崇甯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平荆湖南北路猺賊之制是也紹興復海州降赦用乾德之例隆興平廣西德音同皇祐之法或釋徒或釋杖無大異開禧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逆議底亦用曲赦惟年之制不以赦不以德音首尾如赦文而惟用都省劄子後仍以詔示結尾詞又自雜犯死罪已下並放古今無此式也。

宮禁進見

漢時宮禁與外閒無大別異。樊噲排闥而入。呂后跪謝周昌袁盎卻謹夫人之坐皆以爲常。至唐亦然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見於杜甫之詩。韓偓金鑾密記亦得見趙夫人之屬蓋習見如此國朝家法最爲嚴備。羣臣雖肺腑無得進見宮禁者。珂嘗攷王偁東都事略曹佾傳曰神宗一日敕中使佾見於便殿與同至慶壽宮慈聖愕然遽止之曰外戚自來未有輒入禁掖者安可以我開其端神宗曰聊以慰骨肉之情他人固不可也時左右已預辦宴具神宗親捧觴慈聖自酌酒以授佾佾跪飲之次則鈞天盛奏丙夜酩酊而罷以御前紅燭送歸佾愛姬慧夫人者迎門謂曰王何所之而遲留至此耶佾曰吾到天上来耳慈聖崩旣免喪佾請郡神宗曰時見舅如面慶壽宮奈何欲遠朕得非待遇有不至乎神

宗嘗謂人臣曰。曹王雖以近親貴。然端謹寡過。善自保。實人臣也。是時蓋慶壽享天下。養神宗先意承志。極其順事。而後有此。自崇觀以後。頗不然。雖曰親親。要非故事也。

刊進書載表卷首

今世進書如敕局史館每一修進必載表文於卷帙之首。士夫家有著述進御亦如之。列嘗攷其制。蓋自元魏時已有此。比按高峻小史崔鴻傳曰。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一百二十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于幾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未就。乞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于卷首。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續。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然則其來尚矣。

金銀牌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爲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爲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詔乘廄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旣捕誅之。乃詔自今

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于金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珂按三朝國史輿服志曰。銀牌唐制。差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皇朝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闊一寸半長五寸。而刻隸字曰勅走馬銀牌五字。首爲竅。實以韋帶其後罷之。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誅罷樞密院券。別製新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分書。上級二飛鳳。下級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端拱中使臣護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復給樞密院頭子。然則所謂舊制者唐制也。攷之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而注其下曰。兩京留守及諸州若行軍所並給傳符。諸應給魚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其長官若被告謀反大逆。其魚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而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元武之符。左四右三。又注其下曰。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人其兩京留守符並進內。若車駕巡幸。畱右符付留守人。歷攷其事。皆無以銀爲牌之制。豈沿襲至季世。不復分左右符。以從簡便耶。鳳麟之象是亦雙龍四獸之遺規也。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羣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上者必賜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爲外飾。被寵異則又得金牌焉。及後女真亂華。羣酋長皆佩金牌爲號。始寤前兆之不祥。蓋此又一時崇尚異教之制。非前比云。

古今祠厲

古有七祀于前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于依附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達于民也于古加嚴矣鄭注又云民祠厲而託之曰山蓋惡言厲巫祝取厲山氏之名去厲爲山且引春秋良霄事謂厲山有子曰柱證時巫之謬珂按巫誠謬矣然謂厲爲山要非如此大訛意必祀山氏特去一字不馴者耳巫祝下流去古未遠尙知有厲山氏今世謂夏禹爲行雨之神謂小孤爲婦人之神皆妄行而不以爲誤是巫又烏知厲山

愧鄰錄卷第十三

指南記里鼓車

國朝大駕之制。指南車一曰司南車。赤質兩箱。畫青龍白虎。四面畫花鳥。重臺勾欄鏤拱。四角垂香囊。上有仙人車。雖轉而手常南指。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服繡孔雀。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赤質。四面畫花鳥。重臺勾欄鏤拱。行一里。則上層木人擊鼓。十里。則次層木人擊鐸。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繡對鵝。珂按二車指南則始於天聖五年十一月壬寅定王府記室參軍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創意始上其制。其車用獨轍。車箱外籠上有重廟諱立木仙人於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輪九隻。合齒百二十。腳輪二隻。高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腳立子輪二隻。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出齒各二十四。齒相去三寸。轍端橫木下立小輪二隻。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右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中心大平輪一隻。徑四尺八寸。圍一丈四尺四寸。出齒四十八。齒相去三寸。中立貫心軸一條。高八尺。徑三寸。上戴木仙人。車行木人南指。若折而東。推轍右旋。附右腳子輪順轉十二齒。擊右小平輪一弔。觸中心大平輪右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轍左旋。附左腳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擊左小平輪一弔。觸中心大平輪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正西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欲北行。或東西轉。亦如之。是時入內。內侍省內侍。

殿頭盧道隆亦上記里鼓之制。車亦獨轅雙輪。箱上爲兩增。各安木人手執木槌。腳輪各徑六尺。圍一丈八尺。腳輪一周而行地三步。古法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今法五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立輪一隻。附于左脚。徑一尺三寸八分。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間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輪一隻。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間相去與附立輪同。立貫心軸一條。上安銅旋風輪一枚。出齒三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中立平輪一隻。徑四尺。圍一丈二尺。出齒百。齒間相去與旋風等。次安小平輪一隻。徑三寸少半寸。圍一尺。出齒十。齒間相去一寸。平輪一隻。徑三尺少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間相去與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層木人擊鐸。都用大小輪八隻。共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鑽。犬牙相制。周而復始。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製之。如是。則皆有其制度。藏之有司矣。祐陵稽古。大觀元年。內侍吳德隆又獻二車之制。其指南車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闊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寸。車輪直徑五尺七寸。車轅一丈五寸。車箱上下爲兩層。中設屏風。上安仙人一執杖。左右龜鶴各一。童子四。各執纓。立四角上。設關捩。臥輪一十三。各徑一尺八寸五分。圍五尺五寸五分。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八分。中心輪軸隨屏風貫下。下有輪一十三。中至大平輪。其輪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四寸。出齒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五釐。通上左右起落二小平輪。各有鐵墜子一。皆徑一尺一寸。圍三尺三寸。出齒十七。齒間相去一寸九分。又左右附輪各一。徑一尺五寸五分。圍四尺六寸五分。出齒二十四。齒間相去二寸一分。左右疊輪各二。下輪各徑三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出齒三十二。齒間

相去二寸一分。上輪各徑一尺二寸。圍三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一分。左右車腳上各立輪一。徑二尺二寸。圍六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二分五釐。左右後轅各小輪一。無齒。繫竹籃。并索在左右軸上。遇右轉使右轅小軸觸落右輪。若左轉使左轅小軸觸落左輪行。仙童交而指南車成。記里鼓車。車箱上下爲兩層。上安木人二身。各手執木槌。輪軸共四。內左壁車腳上立輪一。安車箱內。徑二尺二寸五分。圍六尺七寸五分。二十齒。齒間相去三寸三分五釐。又平輪一。徑四尺六寸五分。圍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齒六十。齒間相去二寸四分。上大平輪一。通軸貫上。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立軸一。徑二寸二分。圍六寸六分。出齒三。齒間相去二寸二分。外大平輪軸上有鐵撥子二。又木橫軸上。關捩撥子各一。其車腳轉一百遭。通輪軸轉周。木人各一。俱在手擊鉦鼓。造二車成。蚩尤起大霧。將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車。又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或失道。周公賜輶車以指南。其後法俱亡。漢張衡、魏馬鈞繼作之。屬世亂離。其器不存。宋武帝平長安。嘗爲此車而制不精。祖沖之亦復造之後。魏太武帝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又命扶風馬岳垂成而爲善明鳩死。其法遂絕。唐元和中。典作官金公立以其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閱于麟德殿。以備法駕。歷五代至國朝。不聞得其制者。今創意成之。然則古今之爲此者亦艱矣。今二法具在。要當參取試造。而後見其孰精。中興以來。未皇禮文。猶在弗議。重可惜已。肅表不詳。沖之之所用。攷之南史。宋武平關中。蓋嘗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

杼每行使人于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乃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史謂馬鈞以來未之有也詳稽前制鼓之記里容可以輪輻度數計指南則內外泮然不相爲謀肅之所爲或須人力德隆以鐵爲墜似復稍精銅機以圖恐但可施之平陸黃序叛物蓋用之軍旅殆未必如此也。

京師木工

今世郡縣官府營繕創繩募匠庇役凡木工率計在市之樸斲規矩者雖居楔之技無能逃平日皆籍其姓名鱗差以俟命謂之當行閒有幸而脫則其儕相與訟挽之不置蓋不出不止也謂之糾差其入役也苟簡鈍拙務闢其技巧使人之不已知務夸其工料使人之不願爲而亟其斥且畢爲之官作珂嘗疑祖宗承平時愛民惠工以阜都邑當未必如此及攷之典故有意存而可見者于是始有以信臆度之不誣表之以示陳古風今之義焉李文簡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正月辛卯禮部侍郎范祖禹言工部乞遷開封府于舊南省夫土木之功使匠人度之無不言費省而易可耳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人力虛費國用珂謂此乃今私家通患而官府則反是味此奏之言則知當時顧直優厚無刊除而後致匠者之樂役方且隱欺以求用之不暇其不假膝口以蔓引推托也決矣先朝官吏律已之廉持論之厚又于此乎見之故不以其事之微而遂略之也。

國忌設齋

祖宗以景靈爲原廟每國忌用時王禮集縉黃以薦時思焉珂簿政大農日嘗隨班行香清晨宰執率百

官入班定緇黃鐘磬螺鉞如法僧職宣疏齋僧道各二十五員以爲常制珂按續通典在唐已有之高祖五月六日忌勝業會昌各設五百齋太穆皇后竇氏五月廿一日忌興福寺興唐觀各二百五十人齋太宗五月二十一日忌青龍經行寺各五百人齋文德皇氏長孫氏六月二十一日忌慈恩寺興成觀各五十人齋睿宗六月二十日忌安國西明寺各三百人齋昭成皇后竇氏十一月二日忌慈恩寺昭成觀各三百人齋元宗四月五日忌千福寺開元觀各設三百人齋元獻皇后楊氏三月二十三日忌資聖化度寺各二百人齋肅宗四月十八日忌崇聖寺吳天觀各設三百人齋章敬皇后吳氏正月二十二日忌章敬寺元都觀各設三百人齋代宗五月二十一日忌聖興惠日寺各設五百人齋睿真皇后沈氏十二月二日忌總持寺肅明觀各設二百五十人齋德宗正月二十三日忌莊嚴寺光天觀各設五百人齋昭德皇后王氏十一月十一日忌福壽寺元真觀各設五百人齋然則唐制固甚侈今幾止二十之一祖宗威神在天要無取乎此姑惟示存羊之意可也然祝唄之辭頌臺每付之常程不復刊定如文武官僚祿位常居等語要于宗廟非所宜言亦鄰于俚云

皇祐差牒

今世中臺給黃牒之制前必曰尙書省牒某官而右語則曰差充某職替某官成資闕珂嘗得皇祐五年十二月勅牒一其詞曰中書門下牒光祿寺丞錢中立牒奉勅宜差知虔州贛縣事替院士龍過滿闕候到交割縣務諸般公事一一點檢依例施行牒至準勅故牒珂謹按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門下制

勅院在焉。自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尚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熙甯以前，士大夫所被受堂帖，多是中書省劄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沿襲之誤也。如候到交割點檢數語，祖宗之重民事，謹職守不厭于詳且複，蓋于此有稽焉。

紹興儲議

大父鄂王飛，紹興十年出師北征，密疏建儲議。高宗賜御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讐，則言不及此。今宸章藏于家，可攷而見。一時張戒作默記，誤載于七年，而有衝風吹紙之謗。珂所上籲天辨誣一書，固首辨之矣。然或者以爲勳舊握兵在外，不當與大計，故足以致媚忌。珂謂不然。謹按漢武帝三王之封霍去病，實發其議。史記載其奏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唐李晟在鳳翔，亦嘗曰：魏證以直言致太宗堯舜，上真忠臣也。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擇李叔度慙此最明證。去病是時蓋爲驃騎將軍，以功益置大司馬，與大將軍衛青並爲之。晟節度鳳翔隴右涇原軍兼行營副元帥，皆正握兵云。

王明清揮麈後錄曰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康定元年富文忠爲知制誥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章獻一見以爲妖艷太甚恐不利于少主乃以嫁其姪從德而擇郭后位中宮上終不樂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媢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入禁中文忠適當草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寢其旨外制繳詞頭蓋自此始珂按國朝會要景祐四年二月七日洪州別駕王蒙正特除名廣南編管永不敍用蒙正女劉從德妻今後不令入內兒女見與皇族爲婚者除已成結更不得爲親如明清之言遂國者固上所屬意蒙正所坐止以私通父婢前任受楊澄吉金故入溫嗣良流罪作福之柄容有所未減也當時司理劉渙簿郭照爲從各勒停衝替雷霆之威嚴如此乃有是哉景祐在康定之前王氏已有不令入內之旨蒙正官止別駕未聞典藩明清所記恐或有誤國史富文忠弼傳初無此一節奏議亦不編此疏蘇文忠軾所作墓誌又不書惟李文簡叢通鑑長編載其事引別志爲據又不得其時攷明清所刻李賢良屋帖嘗欲明清注龍山稅官與史事其得之明清無疑別志雖未詳或緣歲月久復封邑先故而封還遂致傳疑云表之以章昭陵之聖德

武定軍

嘉定戊辰詔改雄準軍爲武定珂按此名有二不可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三月癸巳籍民爲武定軍是嘗爲複名不可一也真宗廟謚武定僞蜀嘗以洋州爲武定軍節度景祐四年四月詔以犯廟謚改爲武康

軍矣不可二也。立軍經武爲一代之制。而襲季世之號。瀆宗廟之制。在今日所當亟正焉。

金版

今郊祀天地祖宗。正配位皆有金版書神位。以金飾木爲之。如匣之制。稍高博且表。以字列按典故。政和六年六月甲戌。宣和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言。臣昨受睿言。討論位版之制。退攷太史局所掌。見用位版皆無所稽據。謹按周官有鬼神示之居。則知凡祀未嘗無位。旅上帝供金版。則知凡位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之數。不見于書。恭攷禮文。傳以經誼。伏請昊天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一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璧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仍取周官之制。皆以金爲之飾。又按春秋公羊周之郊祭社稷。王者必立祖配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何休以謂匹合也。無所配合。則不行。得主人乃止。蓋郊所以明天之道也。而天道未易明。宜推人道以接之。詩序所以謂尊祖后稷。故推以配天者如此。其配位位版。在冬祀則宜與昊天上帝同制。夏祀則宜與皇地祇同制。以稱尊祖以配天地之義。詔從之。攸之議固無取。然觀政和禮制似與今不同。稽經諭律。必有所折衷而後可也。

薦饗太廟

南北郊祈穀雩祀神州祿祠。以宰執充樞密院官亦輪攝事。宗廟四時薦饗。以宗室使相充。否則以正任。

蓋中興以來定制。列按李文簡續通鑑長編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新知樞密院事盛度言奉勅孟夏薦饗太廟已受戒誓而有除命故事樞密不差攝行祠事詔以后廟攝太尉趙賀代之夫以密院則不與祭以宗廟則差外姓官皆與今日異而不復攷所以然何也。

冷端甲

楊文監簡在戎監嘗得諸李尉府顯忠之族子謂甲不經火冷砧則勁可禦矢謂之冷端遂言於朝乞下軍器所製造時顯忠之子師尹爲知閣門事實領是官力辨其不然文移互往復其實工人憚勞費耳時雖知其強而無以折之列按李文簡續通鑑長編慶歷元年五月甲戌太常丞直集賢院簽書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其十二曰工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夷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齋去衣甲皆輕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言中國之伎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漫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甲旋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爲精好但歲久斷鋒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然則此甲在祖宗朝已有之時列以憂去國恨不以所聞佐其說故迄今猶不能革其制焉

愧鄰錄卷第十四

九閣

熙陵篤意右文，篇章翰墨，夐出前代帝王之右。真皇繼統，首闢龍圖閣，以嚴憲藏。此本朝西清列閣之權輿也。閣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藏太宗御製御書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內侍三人掌之。太宗御製御書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軸冊。又有御書紙扇數十。其下列六閣。經典閣三千三百四十一卷。史傳閣七千二百五十八卷。子書閣八千四百八十九卷。文集閣七千一百八卷。天文閣二千五百六十一卷。圖畫總七百三軸卷冊。瑞總閣奇瑞二十三。瑞木十六。衆瑞百一十三。雜寶百九十五。觀其初制，既列經史，又儲奇物，亦非耑以奉奎畫。然犧河觀瑞圖書爲首，命名之意，概可理推矣。閣初建既無歲月，咸平四年十一月始御是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閣之名始見于國史。自是多召羣公觀書，嘗語近臣曰：先帝留意詞翰，朕孜孜綴緝，片幅寸紙，不敢失墜。因念古今圖籍，多所散逸，購求甚難。朕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爲急，多方購求，亦甚有所得。王繼英備見其事，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祕閣所藏外，又于後苑及龍圖閣並留正本，各及三萬餘卷。朕以深資政理，莫如經術，故機務之暇，惟以觀書爲樂焉。原其初制，未嘗下詔建名，如今日也。景德元年十月，以虞部郎中直祕閣杜鎬爲都官郎中，太常丞祕閣校理咸綸右正言，並依舊充職。充龍圖閣待制。四年八月，以司封郎中直祕閣龍

圖閣待制杜鎬爲右諫議大夫龍圖閣學士。因詔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仍少退待制在知制誥之下並赴內殿起居。三年七月以龍圖閣直學士杜鎬爲本閣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上俸給如之。九年十月以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賜金紫令預內殿起居班在本官之首是先置待制次置直學士又其次置學士未乃置直閣未嘗並建官稱如今日也。天禧四年真皇尙御天下十一月甲戌作天章閣五年三月戊戌天閣章成令兩街僧道具威儀教坊作樂奉御集御書自玉清昭應宮安于天章閣四月召近臣館閣三司京府宮觀御書御集于閣下遂置于羣玉殿是時輔臣集御製三百卷玉京集三十卷授時要錄二十四卷又取至道元年四月訖大中祥符歲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史館日歷起居注善美之事錄爲聖政記凡一百五十卷並命工鏤板又以御書石本爲九十編命中使岑守素等主其事至是畢藏于閣竊意神筆聖文在當時旣富籤勝臣下歸美誼應茲嚴昭回之光不厭輝映故隨時建閣旣無文謨並列之嫌又不失尊崇之制所以真宗雖謙抑屢卻亦終聽之仁宗寶文閣舊名壽昌亦自慶歷初已新厥號雖未卽正名而藏嚴奉之意灼然可考又未嘗必俟因山之後方興陵名樂舞同時製稱謂存一朝故事如今日也天章閣在會慶殿西龍圖閣之北藏真宗御製閣東曰羣玉殿西曰蕊珠殿北曰壽昌殿東曰嘉德殿西曰延康殿內以桃花文石爲流杯之所寶文閣在天章閣東西序羣玉蕊珠殿次之北顯謨閣位置雖不見于書而元符元年二月十八日知樞密院事曾布言恭惟神宗皇帝聖學高明出于天縱中外之議謂宜卜日相地建延閣爲一代圖書之府又權發遣提舉河東

路常平等事鄧洵仁言伏見祖宗朝置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列聖御製述作。况自陛下紹隆丕烈，遜明先志，而寶宇未新，徽名未揭，伏望明詔有司祇循舊章，亟加營建。詔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每員撰閣名五以聞。考其所陳，如所謂卜日相地，如所謂亟加營建，要必有其所。崇甯三年六月一日詔熙甯元豐功臣圖形顯謨閣既設繪事尤足以彰邃宇之高明。徽猷設層宇在大觀閣閒。是時百度鼎新，必非虛名。詔書亦明言建閣之意，是皆有是書。有是閣，必有地，亦未嘗止揭名稱，以循祖宗之舊備一代典禮。如今日也。還考天聖八年十月特詔置天章閣待制。是先已有閣，因設官而下詔。嘉祐八年八月十二日詔以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石。是先有閣，因藏書而下詔。惟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詔哲宗皇帝御書建閣，以徽猷爲名。此正下詔建名之始。治平之建寶文置官止于學士直學士待制。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置直閣。大觀之建徽猷置官亦止于學士直學士待制。亦以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置直閣。惟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詔徽宗皇帝御書建閣，以敷文爲名，乃備四官于一時。詔書著于令。此正並建官稱之始。寶文以前，皆先建閣，後藏書。神宗因山于元豐之八年，歷十有三年，至元符元年四月十八日而顯謨之閣始建。哲宗因山于元符三年，歷八年，至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而徽猷閣始建。徽宗訃報于紹興七年，歷三年，至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而敷文閣始建。惟高宗以淳熙十五年十月八日上仙。而是年十一月九日即詔建煥章閣，備官制。故華文寶謨，遂皆以爲故。常祖宗建閣，皆有其所可考而見。惟建炎中興，稽古未皇宮殿之制，皆存簡朴，故西清諸閣所存者名耳。炎興日

鑒紹興二十四年九月乙亥禮部狀準勅令討論天章閣制度尋將國朝會要檢照得卽不該載外緣目今天章等閣止是諸殿今欲乞置天章閣一所將諸閣御書御集圖籍等分作諸閣安奉候旨揮下日從本部關報都大主管所修內司天章閣官同禮部太常寺前去本閣內隨宜相度修建去處并制度申取朝廷旨揮有旨依禮部所申令臨安府修內司同其修蓋蓋是時已有龍圖而下六閣未能備禮姑卽之所以寓不忘故迨今九閣遂皆以爲定比然則是四者要非祖宗初制隨時損益至于今而大備然當萬壽時不得崇奉奎章且有名無閣姑以備官稱未詳而本未舉名繁而實不稱亦沿襲之失也按天章閣又有侍講一官景祐四年三月甲戌詔初置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並爲之比直龍圖閣預內殿起居班本官上以後不常置它閣亦不復以爲故事云

天章閣侍講班次

天章閣侍講旣不再置今世考典故者多疑其在待制之次而非直閣之比以列考之則不然按會要慶歷四年三月以尙書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爲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爲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皇祐三年八月十二日知制誥兼侍講王洙言景祐中詔置天章閣侍講在本官之上內朝班著與直龍圖閣相次其職儀恩例並與帶職官同臣時與盧士宗並充天章閣侍講日臣以兼直龍圖閣卽得與館閣臣僚同例其盧士宗唯赴講筵供職外其餘三九園苑賜筵及非時宣召頒賜並不需預只同不帶職人例此蓋有司從初失于申明恐非朝廷優待經術之意乞自

今天章閣侍講官如不兼帶館閣職名者許依直龍圖閣例赴祕閣供職宿直所冀設官典職事體一均詔天章閣侍講並依館閣臣僚例宣詔頒賜祖宗之意惟其以尊祖爲先故不以官名而惟繫之于閣之次敍其制蓋可想自是而後學士而下各以其班列位而不以閣爲重輕推是而觀要亦非初意焉

天章閣

中興而後惟建天章一閣以藏祖宗諸閣御書見于炎興日歷紹興二十四年之詔珂固記之矣今行宮大內之後萬松嶺有地名舊天章閣蓋六龍南渡之初便有此閣寓于是閒日歷又載紹興十九年正月壬子從義郎趙子嶽投進太祖御容一軸赴天章閣收奉訖詔令戶部賜絹三十匹蓋先此五年抑又可見故是年之詔所以專降旨討論此一閣典故意承平時必已有所重輕矣及考典故慶歷三年九月三日召輔臣天章閣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及觀瑞物熙甯五年九月辛亥編排三司帳案所言太宗尹開封日移牒三司有御筆見存詔送天章閣元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書言錄事孟述古編排諸房文字得英宗藩邸轉官六件文字詔送天章閣元豐八年六月十三日詔延安郡王開旌節擇日移置天章閣崇甯元年三月丁巳自天章閣遷哲宗神御于景靈西宮寶慶殿又更其殿曰重兆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詔天章閣崇奉祖宗神御諸色人並不許抽差夫西清列閣均以奉祖宗而天章閣正居其次太宗御筆當藏龍圖英皇告勅當附寶文凡皆置之于是閣神御之在禁中自有欽先孝思殿縱復爲原廟亦當在首閣瑞物已藏龍圖而今天章亦有之哲宗初嗣位藏奉藩邸旌節當是時已有三閣而摘取其中

一閣而特藏焉殆皆不容俄測豈創建有後先制度有崇卑特取其高明伉爽層屋連楹之多者而卽安不復計其名耶皆未可知也前乎此對羣臣率在龍圖自慶歷之義官制皆在焉高宗在東都以諸皇日侍九重故應常見此制一時旨揮如諸色人旣不許抽差亦必備官設衛非它閣比扈蹕而南隨寓奉安固卽其已然之舊而因之非有它也列叨與班綴時間自和甯門入趁外朝則過其下金榜焜耀嘗獲瞻敬每欲以慶歷而來聖意之所特屬于是閣者請益博聞之士而未能焉其它如日歷紹興二十四年九月戊辰常朝宰執進呈禮部太常寺猶檢會國朝會要真宗皇帝御集于天禧五年三月戊戌自玉清昭應宮安于天章閣今來實錄編次徽宗皇帝御集欲乞于天章閣安奉候旨揮下日關牒都大主管所期于本閣內排辦安設施行上曰可權安奉于天章閣候修閣畢日奏告行禮蓋又不知天章本真皇閣名安奉正得其所若徽宗自有閣名要不可以此爲比也

天章閣官名

祖宗諸閣有其官而無其閣今天下侍從庶官列職者咸具焉天章閣雖歸然存而乃獨無爲學士等官者按周文忠必大二老堂雜志曰西清閣名皆主于宸文所謂天章閣祖宗朝從官人人歷學士待制之類紹興以前何嘗不除授如意章誼等是也孝宗一日宣諭奉使借官令稍新卽擬天章閣學士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呼予謂龍圖寶文亦豈臣子事堅不從而止列叨嘗考章誼雖不曾居是官見于行狀所載然炎興以前是官實無時不除蓋不可以枚舉及詳考後來所以避而不名之意殆皆無說列因及讀中興

會要而後知事始于秦堪。乳臭小子輕紊聖制。祖孫相蒙。襲以臆決妄議。而改百餘年之典章。深可太息。紹興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右宣教郎新授直天章閣提點佑神觀秦堪狀。近蒙恩除前件職。欲乞敷奏。依寄理體例。以直寶文閣繫銜。庶于稱呼安便。詔改直龍圖閣。且列所以尊祖宗揆之以理。止當以其職稱。今卽而稱其名。已非朝廷之制。便如堪說。則龍圖固城之所安耶。時檜方尸位耄昏。百僚畏威廷中。要豈無知禮者。腹非而不敢議。遂使累朝官制名公鉅儒累爲之不疑者。而一旦廢而不可復重可嘆也。嘉泰甲子黃文昌由自寶謨閣學士以臺劾降兩職。法當得天章直學士徑降爲寶文。蓋爲職三等矣。是又沿堪之誤云。

敷文閣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內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資飾羣物。所以貽謀立教。作則萬世。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加褒集。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于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爲名。祇遹舊章。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儒學之華寵。其著于令河謹按典廟諱。凡資禮樂之用。積成辰象之文。俯近禁檻。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寶文建官之詔亦曰。仁祖升遐。先皇纂御。首命近列論次遺文。

鉢局寶函未終繙錄白雲紫氣遽遂上賓今告畢工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于詔文矣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九日改顯謨爲熙明閣詔曰神宗皇帝神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維新備矣有周之庶事四方其訓巍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爲文昭如雲漢寶之垂世炳若丹青則熙明之意已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建徽猷閣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沈潛無方事天治人彰善瘅惡訓迪在位攘卻四夷號令指揮若揭日月蓋自親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熙甯元豐之所行相爲始終在詩有之君子有徽猷其哲宗閣以徽猷爲名則徽猷之義尤著自是而下如煥章一閣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之詔有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建閣慶元二年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德之明寶謨建閣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詔有曰寶列義圖之祕謨新禹命之承蔽之一言皆可卽見坦明之制固應如此還考敷文則皆隱其義而無其辭固已疑一時詞臣述作之未工及考趙彥衛雲麓漫抄曰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誚其刻薄不遜如此是時秦檜當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定制者同一意反覆互考其無君之心蓋尤不可不誅焉

直省官

直省官爲諸府賓贊蓋不可闕然頗多猥釀濫等者珂嘗考典故亦有其制元祐六年八月癸巳詔直省官宰臣廳八人執政廳以六人爲額不得額外增置吏考是時百度修飭示儉一意端自朝廷一傳而崇

觀何翅倍蓰。在今日百司率以爲仰給之地。在上者亦憐而不之汰。遂不可復裁抑矣。

藩邸旌節

光宗卽位。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詔東宮旌節一副。降付天章閣安奉。今上卽位。紹熙五年閏十月九日。天章等閣狀將來安奉。今上皇帝藩邸旌節兩浙轉運司合行雅飾修換物件。并合用朱漆青地金字牌二面。一面上題寫太上皇帝藩邸旌節。一面題寫今上皇帝藩邸旌節。所有牌樣製大小。乞令兩浙轉運司委官赴閣計會合行換造物件候畢日。同時安掛從之。此蓋襲用元豐延安故事。然所以奉安之制。亦于此有考焉。

愧鄰錄卷第十五

外戚贈王爵

國朝循漢非劉氏不王之制。開基而後。至于贈典。亦不輕用。昭憲以文母基命。躬享天下之養。申念外家。雖深霜露之感。而在東朝之日淺。猶未及褒表。藝祖追惟罔極。孝篤因親。開寶七年四月六日。詔贈曾祖杜蘊太保。祖遠太傅。父爽太師。追封三世祖妣劉氏。趙氏。范氏爲衛。燕。齊。國夫人。當時雖欲行冊命。竟亦不果。又閱再世。至于景德。乃復議加贈。三年正月十七日。詔贈蘊太傅。遠太尉。爽中書令。三夫人改封安。魏。晉三國而已。惟皇舅贈太保。甯國軍節度使。審瓊贈太尉。而次舅贈中書令。審進始贈京兆郡王。是秋。審瓊改葬陪陵。特贈太師中書令。又加贈審進爲尚書令。考其贈典。每加審瓊一等。殆是以其存日之官品爲次序。□□非杜氏恩數止于此耳。元德皇后配食熙陵。是生真祖。其父乾州防禦使李英。母王氏。雖奉冊之後。亦未啟卹制。逮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始詔贈英爲檢校太尉。安德軍節度使。追封常山郡王。氏爲魏國太夫人。蓋以帝母之貴。非常制也。然贈止一代。封止郡王。若夫正位中宮。初贈三代。則自孝明而下。皆無聞。惟章獻明肅肇建坤儀。早隆上眷。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十一日。詔贈曾祖劉維。嶽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祖右驍衛將軍。延慶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父贈定國軍節度使。兼侍郎。通永興軍節度使。兼中書。曾祖母宋氏。吳國祖母元氏。許國母龐氏。徐國並太夫人。此蓋儻極之優恩。亦無徑。

封王之制通之已有贈官蓋章獻爲美人德妃時已術常封贈而致自祖以上則未有爵邑然則是時妃嬪亦無贈二代之制也仁宗嗣位章獻臨朝乾興元年三月十一日詔維嶽移鎮甯節加侍中延慶移建雄節加中書令通追封彭城郡王宋元龐改封陳衛鄆三國章惠以保毓上躬尊爲皇太妃同時贈祖楊瑫爲安州觀察使父知儀忠義軍節度使兼侍中祖母王氏河南郡君母張氏鄭國太夫人蓋雖太妃亦止及祖考焉天聖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又詔加贈維嶽彰信節兼尚書令延慶鎮安節兼尚書令通爲鄭王宋元龐又改封楚韓魏三國而外戚追封一字王之制始見于此夷考其時仁宗以母事章獻孝聞天下慶節則朝北面饗廟則冠儀天皆非平時之禮而通之名又殞之四海上書奏事科舉程文避之如宗廟改通判爲同判州郡之名如通利軍之類亦莫不改尊之至矣則以命珪荒鄭履要豈後日之所可援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又詔加贈維嶽天平節兼尚書令延慶彰化節許國公通開府魏王宋元龐爲安齊晉三國是徽國爲公之始也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又詔加贈維嶽燕國公延慶開府通兼中書令宋元龐爲魯越秦三國是終章獻垂衣之世二代止于國公祖妣止于國夫人郭后爲仁宗嫡后受冊之初正垂饋盥薦之禮所謂贈曾祖中書令郭崇爲尚書令兼中書令贈祖左千牛衛大將軍守璣爲甯國軍節度使太尉贈父崇儀副使允恭爲安國軍節度使太傅三世妣鄭李杜爲燕岐安國太夫人見于天聖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之詔者此嫡后受冊之典故也章懿爲仁宗之母追冊之後因李用和有言玉牒取案而後加贈所謂贈曾祖太子少傅李應己爲太傅贈祖太子少師延嗣爲太師贈父泰甯軍節度使兼中書

令仁德爲尙書令兼中書令。三世妣沈、汪、董爲蔡、徐、陳國太夫人。繼見于景祐三年七月五日之詔者。此母后追冊之典故也。惟慈聖光獻以元勳之門來嬪帝室。景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初贈祖尙書令冀武惠王曹彬爲魯王。蓋其先自以佐命拓國已啓茅土之封。所以示寵者易地升國而已。其他如贈曾祖太師尙書令萊國公芸爲安國公。贈父虞部員外郎玘爲特進太傅兼侍中。曾祖妣張、韓、祖妣高、唐、劉、秦國、舒國、燕國、母馮徐國亦無異數。溫成席寵父堯封欲開王封。仁宗頗慰公議。至和元年六月十三日追封皇后父玘爲東海郡王。堯封爲清河郡王。此后父贈王爵之始也。而亦止于郡。神宗篤慶壽擁佑之恩。治平四年初紹大統。二月十三日亟詔加贈太皇太后曾祖芸。祖彬。父玘皆爲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王鄧、唐、韓、三國。此祖后三代封王之始也。慶壽在御既久。歲時馳恩。加荒大國。宣仁聖烈后之曾祖高烈武瓊。固太平景德勳臣。功在彝鼎。與曹武惠彬相伯仲。神宗不得獨異。熙甯年初封瓊爲大甯郡王。而祖繼勳父遵甫仍未得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又進瓊爲崇王。馳至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偕曹氏褒贈而瓊封魯。繼勳封許。遵甫封衛。此母后三代封王之始也。是時欽聖憲肅以故相向文簡敏中之家倪天作合。三公皆國朝元勳名相。事體略同。而是年同日。攽詔曾祖敏中增秦國公。祖傳亮兼尙書令。惟父經得封河間郡王。猶循用至和故事。不敢少越。哲宗襲尊號。宣仁垂簾。欽聖遂視寶慈舊比。敏中王文安郡傳亮公。韓國經王。益國敏中之所以先傳亮而得王。正以勳德比曹高。非以它也。元祐四年。敏中遂王定傳亮王衛。經王秦。三代始皆封王。雖歷崇觀政宣之世。封爵稍過差。而昭慈、聖獻、昭懷、顯恭、顯肅諸后家。皆

無此制。建炎中興，憲節從狩漠北。高宗以元妃之重，已正椒塗。紹興元年，后母熊氏上遺表，陳請皇后受冊。當時未曾加恩，上諭輔臣曰：「朕于外戚不敢有所私也。」况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親已減于韋氏矣。今祈請不已，于是詔特贈后父慶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邢煥爲少師，追封嘉國公。聖慮深微，可法萬世。還致宣和母后之家，是爲顯仁后。自紹興十年九月十日詔皇太后曾祖郊社齋郎贈太師、岐國公韋舜臣，追封雍國公。曾祖母唐國夫人段氏贈楚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新平郡王子華追封安康郡王。祖母漢國夫人杜氏贈魏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豫王。安禮追封魯王。母益國夫人宋氏贈秦國夫人。至十二年四月五日，又詔皇太后曾祖韋舜臣追封惠王。祖子華追封德王。而三世始畢王矣。猶自正號之後，歷十有五年而敍進歷郡若國。自公而王，不少踰等。秦檜當國，掩建炎聖謨之懿。十三年四月二日立后，五月十六日初詔封憲節后曾祖右監門衛將軍贈太傅邢允迪爲恭王。祖中奉大夫贈太師宗賢爲永王。父慶遠軍節度使體泉觀使贈太師楚國公煥爲安王。至二十七日，遂詔封皇后故曾祖贈太子太保吳文誠恭王。祖贈太子太傅從亨和王。父武翼郎贈太子太師近榮王。后族以初受冊恩，不俟襄贈極品。三代卽正王爵，至是始見之。憲節追襄，蓋示肇端，檜之意可考矣。成穆在孝宗朝，追冊曾祖西京左藏庫副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郭若節。祖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直卿，同贈東宮保傅成恭登配。曾祖儒林郎吉州吉水縣主簿，贈太子少保夏令吉。祖贈太子少傅毅父贈太子少師，協同贈三少。見于隆興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二年二月十七日之詔者，亦不皆得王封也。成肅以淳熙

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立而十一月十六日追封曾祖贈太保謝忠正爲永王。祖贈太傅慶祖爲和王。父贈太師甯爲惠王。卽用紹興近制。紹熙慈懿慶元恭淑兩家初受冊贈典止于循進。逾年乃王。然亦福三代矣。如新興郡王吳益。大甯郡王吳益。于憲聖屬爲昆弟。亦得正一字之封云。

贈官不改國

封國以小大加進。或乞不改封。則仍舊。惟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詔。皇太后曾祖贈太師追封秦王。吳文誠特追封秦王。曾祖母秦魏國夫人王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秦王。吳從亨特追封秦王。祖母秦魏國夫人劉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秦王。吳近特追封秦王。母秦魏國夫人張氏特贈秦魏國夫人。三代國名皆不少更。而亦以爲贈典。前無此比也。吳氏在高宗朝。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嘗詔皇后曾祖母、祖母、母並已贈吳國夫人。本家乞不改贈。俾仍故封。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詔皇后故曾祖贈太師追封恭王。吳文誠追封慶王。祖贈太師追封華王。從亨追封吳王。本家乞不改封。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慶王吳文誠追封吳王。蓋歷三封不改。於是三代皆吳國矣。與今追封之意蓋同出一家世爵之願。非常典也。

鎮小殿子

周文忠必大玉堂雜記曰。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鎮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逐房臨時呼院吏取案。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廩。則不容知。快行數十輩來宣召云。鎮小

殿子既至便殿。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旣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到按此制。非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迺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狀。第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乃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缺。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迺命相矣。太上自卽位以來。尤深考孝宗廟諱。雖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扎其姓名于小幅紙。緘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于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然則小殿子又當在內東門。今所紀惟于便殿。則南渡草創。蓋惟存其名意而已。不必盡合舊制也。

國初宮禁節料錢

內藏有取會之禁。宮禁好賜之制。外廷莫得而知。凡今歲時。土庶家以錢分遺家人輩。目曰節料。或歲正冬節。縱之呼博。目曰雜劇。習尚已久。亦不究所由始。列嘗讀蔡絛。鐵圍山叢談。而後知國初蓋已有之。藝祖艱難造邦。示儉一意。雖千萬世。猶可拜而仰也。謹備錄條之言曰。副車弟嘗得太祖賜名詔。一以藏之。詔曰。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末又曰。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雜劇錢。五百與皇后。七百與姈子。

充節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卽昭憲杜皇后也。皇后卽孝明王皇后也。副車蓋條謂其弟
擎。尙徽宗女茂德帝姬云。

赦宥之數

藝祖在位十九年。大赦一郊。赦四曲。赦三德。音六。太宗在位二十七年。大赦一郊及耕籍、星變、冊皇太子之赦。凡九。德音十四。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及封禪。祀汾陰、聖祖降、恭謝上聖號之赦。凡六。郊及罷兵、得兩上聖祖號、冊皇太子、御樓泛赦。凡十二。常赦九。德音十四。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大赦一郊及恭謝明堂、籍田、祫享。母后不豫、星變之赦。凡十七。常赦七。德音十二。英宗在位四年。大赦一郊及冊皇太子之赦。二德音三。神宗在位十八年。大赦一郊及明堂、星變、神御殿成、年穀屢豐、冊皇太子之赦。凡十。曲赦二德音十七。哲宗在位十五年。大赦一郊及明堂、祖后不豫、星變之赦。凡七。德音十。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一兩郊、明堂、受寶圭定鼎、謁原廟、皇子生、復熙豐制度、收復燕雲之赦。凡二十五。常赦十四。德音二十七。欽宗在位一年。大赦及講和之赦。二德音一。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大赦一郊及明堂、皇太子生、復辟、星變、復河南、母后不豫、梓宮未歸之赦。十九。常赦四德音十七。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大赦一郊及明堂、皇太子慶壽之赦。十四。德音二。光宗在位五年。大赦一郊及聖父不豫之赦。凡二略計。建隆庚申以及紹熙甲寅。凡二百三十有四年。凡三百有一赦。實肇于趙韓王普。其仁如天之對。其一言興邦之比歟。

祖宗朝田米值

承平時錢重物輕本業具舉故粒米狼戾之價與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隨以翔摩到按李文簡續通鑑長編熙甯二年十一月壬午御邇英閣進讀通鑑畢賜坐司馬光呂惠卿議青苗事司馬光曰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甚衆命和糴糧草以給之當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復支移折變歲飢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今爲膏肓之疾又熙甯八年八月戊午中書進呈戶房乞下兩浙提舉水利及轉運司各差官定驗兩浙興修水利不當事呂惠卿曰臣等有田在蘇州一貫錢典得一畝田歲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僅如兩歲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直百五十錢而今修堤岸所率每畝二百錢有千畝錢卽出二百千如何辦得觀太平興國至熙甯止百餘年熙甯至今亦止百餘年田價米價乃一百倍蓰如此今蘇湖間上田每歲收主租一石折糙而計亦止得八斗如江鄉田上色可收穀四石卻可得主租二石春而爲米亦止一石而四石之田固不多見也稅尤重計所得猶不及五六斗耳尋常一縣丞下鄉點視陂塘已不翅畝費二百而當時已嘆其重今乃反以爲輕耶可爲永慨

潛藩節鎮

紹興八年十月甲戌右僕射趙鼎罷爲忠武節度知紹興府議者謂故事當帶檢校官且忠武乃神宗皇帝潛藩乃貼麻授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徙知泉州到按南渡以後除節鎮犯潛邸名者不可數數近世李儀同孝友建泰甯節亦同高宗舊鎮蓋失于辭于理固不可用也

官稱不避曹司

凡今世避家諱者不避嫌名雖著于令初無官曹官稱之別到按唐書賈曾傳父名言忠睿宗時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然則中書者曹司也舍人者官稱也又有差別輕重唐人最重諱而所言乃如此與今制尤不同云

後序

鄭猶國也。夫子之所辱問焉。取而名編。摭其意而已。不直一愧也。嘗試考之。士君子之爲學。恥一物之不知。等千百載而上。倚相所未讀。序書所弗紀。歷歷如一日焉。顧於古乎何有。而迺立人之朝。當今之世。於其目擊而身履者。疑弗問。問弗辨。辨弗篤。曾猶可以愧贖而謂鄭云乎哉。鄭云乎哉。李衛公。唐人第一流也。其立言以厲世。蓋不苟然矣。公之言曰。臺閣典章。本公卿子弟之責。亦惟以其所習聞者而誣之也。誣斯恕之矣。幸生文明化成之代。未能奮已所學。策勳觚鉛。碌碌以爲世祿羞人。以其習而誣之。世卽其誣而取之。略於遠而問之以邇。舍夫古而責之以今。非恕何居。而且俛而受之。又從而文之以辭。盍知夫逆求其可承。從容丈席閒。誼國君臣。茫然相顧。起不期之歎。失官之恥。徧中國無能自逭於聖人之譏。則鄭固未易企。而亦未易以愧言也。愧其所不當愧。附其所不容附。吾名贅矣。然猶有願言者。謂志於愧。不若志於慕。愧於怒。不若愧於恥。請書衛語。併勉方來。是歲後三月望。珂後序。

愧鄰錄校勘記

卷次	葉次	行次	學海類編	四部叢刊續編
序	一	一二	止取通國之禮	止作至
		二	焉逢掩漠	
	四	四	后曰憲節憲聖下闕	
	五	一	移御史是間	
	六	一〇		
	七	七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闕文据四部叢刊續編本錄補於後
	八	八	號謚之異闕	
二	七	一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〇	八	一	上嘗考	
		七	號謚之異闕	
		八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九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十	上嘗考	
		十一	號謚之異闕	
		十二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十三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十四	上嘗考	
		十五	號謚之異闕	
		十六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十七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十八	上嘗考	
		十九	號謚之異闕	
		二十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二十一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二十二	上嘗考	
		二十三	號謚之異闕	
		二十四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二十五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二十六	上嘗考	
		二十七	號謚之異闕	
		二十八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二十九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三十	上嘗考	
		三十一	號謚之異闕	
		三十二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三十三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三十四	上嘗考	
		三十五	號謚之異闕	
		三十六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三十七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三十八	上嘗考	
		三十九	號謚之異闕	
		四十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四十一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四十二	上嘗考	
		四十三	號謚之異闕	
		四十四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四十五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四十六	上嘗考	
		四十七	號謚之異闕	
		四十八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四十九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五十	上嘗考	
		五十一	號謚之異闕	
		五十二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五十三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五十四	上嘗考	
		五十五	號謚之異闕	
		五十六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五十七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五十八	上嘗考	
		五十九	號謚之異闕	
		六十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六十一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六十二	上嘗考	
		六十三	號謚之異闕	
		六十四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六十五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六十六	上嘗考	
		六十七	號謚之異闕	
		六十八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六十九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七十	上嘗考	
		七十一	號謚之異闕	
		七十二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七十三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七十四	上嘗考	
		七十五	號謚之異闕	
		七十六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七十七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七十八	上嘗考	
		七十九	號謚之異闕	
		八十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八十一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八十二	上嘗考	
		八十三	號謚之異闕	
		八十四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八十五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八十六	上嘗考	
		八十七	號謚之異闕	
		八十八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八十九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九十	上嘗考	
		九十一	號謚之異闕	
		九十二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九十三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九十四	上嘗考	
		九十五	號謚之異闕	
		九十六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九十七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九十八	上嘗考	
		九十九	號謚之異闕	
		一百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零一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零二	上嘗考	
		一百零三	號謚之異闕	
		一百零四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零五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零六	上嘗考	
		一百零七	號謚之異闕	
		一百零八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零九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一十	上嘗考	
		一百一十一	號謚之異闕	
		一百一十二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一十三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一十四	上嘗考	
		一百一十五	號謚之異闕	
		一百一十六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一十七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一十八	上嘗考	
		一百一十九	號謚之異闕	
		一百二十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二十一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二十二	上嘗考	
		一百二十三	號謚之異闕	
		一百二十四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二十五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二十六	上嘗考	
		一百二十七	號謚之異闕	
		一百二十八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二十九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三十	上嘗考	
		一百三十一	號謚之異闕	
		一百三十二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三十三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三十四	上嘗考	
		一百三十五	號謚之異闕	
		一百三十六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三十七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三十八	上嘗考	
		一百三十九	號謚之異闕	
		一百四十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四十一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四十二	上嘗考	
		一百四十三	號謚之異闕	
		一百四十四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四十五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四十六	上嘗考	
		一百四十七	號謚之異闕	
		一百四十八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四十九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五十	上嘗考	
		一百五十一	號謚之異闕	
		一百五十二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五十三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五十四	上嘗考	
		一百五十五	號謚之異闕	
		一百五十六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五十七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五十八	上嘗考	
		一百五十九	號謚之異闕	
		一百六十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六十一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六十二	上嘗考	
		一百六十三	號謚之異闕	
		一百六十四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六十五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六十六	上嘗考	
		一百六十七	號謚之異闕	
		一百六十八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六十九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七十	上嘗考	
		一百七十一	號謚之異闕	
		一百七十二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七十三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七十四	上嘗考	
		一百七十五	號謚之異闕	
		一百七十六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七十七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七十八	上嘗考	
		一百七十九	號謚之異闕	
		一百八十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八十一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八十二	上嘗考	
		一百八十三	號謚之異闕	
		一百八十四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八十五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八十六	上嘗考	
		一百八十七	號謚之異闕	
		一百八十八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八十九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九十	上嘗考	
		一百九十一	號謚之異闕	
		一百九十二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九十三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九十四	上嘗考	
		一百九十五	號謚之異闕	
		一百九十六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一百九十七	上闕逐時準大宗正司	
		一百九十八	上嘗考	
		一百九十九	號謚之異闕	
		二百	讀之于廟上于下闕	

卷次	葉次	行次	學	海	類	編	四	部	叢	刊	續	編
三	一	一	敵師日侵				敵作狄					
三	一	二	挂華委照				挂作桂					
三	一	三	殊祈不同				祈作析					
三	一	四	中興後				興下有以字					
三	一	五	又不能於一日之中				日作歲					
三	一	六	用其類				用作因					
三	一	七	遂詔罷集				集下有議字					
三	一	八	詔送禮部				部作寺					
三	一	九	金人雍立				人作首					
三	一	十	有大定所下改筵之詔				所作僞					

卷次	葉次	行次	學海編	四部叢刊續編
二三	九	廟號太祖太宗	廟作僞	
二三	九	名閔與晟者也	閔作晏	
二三	一〇	爲天會之十三年	爲作僞	
二三	一	閔之陵曰泰	閔作晏	
二五	一二	名爲諫議大夫	名作必	
三二	一	至用唐識	識作識	
三三	一四	開之制	開下有元字	
五	一五	以武首議	以下有渾字	
三九	五	且叱奴外國也	外國作夷狄	
一二	分大祠中二升	中下有祠位二字		

卷次	葉次	行次	學海類編	四部叢刊續編
七	四〇	二	著樽衍上樽	衍作之
五六	四一	四	祭則供之	祭下有祀字
二	四一	四	泛齊以下	泛上有自字
	四一	六	周禮注疏可覆非世下闕	闕文据四部叢刊續編本錄補於後
	四一	七	牲牢均胙闕	全上
	四一	一〇	上闕罷免	興作熙
	四二	一四	近出紹興甲寅歲	徽作熙
六	四六	一一	徽州在唐	徽作灤
	四六	一五	反同之椎髻之巢穴	定分爲九品
	二		分作令	

卷次

葉次

行次

學

海

類

編

四

部

叢

刊

續

編

五六

四

而易爲班矣

易下有以字

五七

三

上闕恩初檢校太子賓客

全上

五七

五

亦有至檢校員外郎上者

郎下有以字

六二

二

遂渙然析爲二官

官下有矣字

六三

七

謂人君法祖存古之意

謂上有珂字

八

八

蓋惟取而藏之義云

而作惑

六三

一〇

同滑楊鄂嚴鄭毫冀拱熙徐
是也

鄂下有青字

六五

一五

不得如故嘗

嘗作常

六六

九

無居其官者

無下有敢字

卷次	葉次	行次	學	海	類	編	四部	叢	刊	續	編
一〇	六六	一一	唐親王節度大使			度下有帶字					
八三	六七	一〇	而位保傅下			下作上					
九	七〇	三	納節老								
	九	七三	三	非被朝廷識擢		節下有請字					
		七三	七	已被差		非上有餘字					
		七三	一二	其屬令長奉公愛民		差下有者字					
		七五	一三	忠正軍		其下有所字長下有有字					
	一〇	七六	一〇	詔下孝迪其悉	其作具	正作武					
				身贈父諱	諱作官						
				官作諱							

卷次

葉次

行次

學海類編

四部叢刊續編

八六

八

並綢以紫綾複囊

囊下有又加碧紺囊五字

八七

六

要鄰之瀆也

十一

九一

七

論六首

論下有各字

十二

九二

一二

諫官得考其素

得下有以字

十三

九三

八

蓋有以啓上心之疑

蓋作益

十四

一三

復就中書試

試下有焉字

十五

九四

充至路

至作諸

十六

二

御前軍班

御上有帶字

一〇〇

一〇〇

九

天章閣

無閣字

一一

一一

定非恩賜者

定作望

卷次	葉次	行次	學	海	類	編	四部叢刊續編
	一〇一	四	鐵園山叢談				談下有曰字
	一〇一	八	及敵騎犯闕				敵作虜
	一〇一	十〇	有客來自立外				立作海
	一〇二	三	而宗室之頭笏頭				之頭作之賜
	一〇三	一	自陷邊氛				陷邊氛作汙腥羶
	一〇三	三	載念施倪				施作耄
一〇四	一	一	靈驗蹟				驗下有事字
一〇四	一	雜死罪流					罪下有降字
五	四	逆曠底	徭賦之制				制作諭
一〇四		底下有戮字					

卷次	葉次	行次	學	海	類	編	四部	叢	刊	續	編
一〇五	七	乃撰爲十六國春秋									
一〇六	一	然則非起于金也									
一〇九	二	齒相去三寸									
一〇九	一	車行									
一〇九	二	推轅左旋									
一〇九	三	車亦獨轅雙輪									
一〇九	四	徑一尺三寸八分									
一〇九	一	中興以來									
一〇九	二	銅機以圖									
一〇九	三	耳易可耳									
一〇九	四	而易可耳									
一〇九	五										
一〇九	六										
一〇九	七										
一〇九	八										
一〇九	九										
一〇九	十										
一〇九	十一										
一〇九	十二										
一〇九	十三										
一〇九	十四										
一〇九	十五										
一〇九	十六										
一〇九	十七										
一〇九	十八										
一〇九	十九										
一〇九	二十										
一〇九	二十一										
一〇九	二十二										
一〇九	二十三										
一〇九	二十四										
一〇九	二十五										
一〇九	二十六										
一〇九	二十七										
一〇九	二十八										
一〇九	二十九										
一〇九	三十										
一〇九	三十一										
一〇九	三十二										
一〇九	三十三										
一〇九	三十四										
一〇九	三十五										
一〇九	三十六										
一〇九	三十七										
一〇九	三十八										
一〇九	三十九										
一〇九	四十										
一〇九	四十一										
一〇九	四十二										
一〇九	四十三										
一〇九	四十四										
一〇九	四十五										
一〇九	四十六										
一〇九	四十七										
一〇九	四十八										
一〇九	四十九										
一〇九	五十										
一〇九	五十一										
一〇九	五十二										
一〇九	五十三										
一〇九	五十四										
一〇九	五十五										
一〇九	五十六										
一〇九	五十七										
一〇九	五十八										
一〇九	五十九										
一〇九	六十										
一〇九	六十一										
一〇九	六十二										
一〇九	六十三										
一〇九	六十四										
一〇九	六十五										
一〇九	六十六										
一〇九	六十七										
一〇九	六十八										
一〇九	六十九										
一〇九	七十										
一〇九	七十一										
一〇九	七十二										
一〇九	七十三										
一〇九	七十四										
一〇九	七十五										
一〇九	七十六										
一〇九	七十七										
一〇九	七十八										
一〇九	七十九										
一〇九	八十										
一〇九	八十一										
一〇九	八十二										
一〇九	八十三										
一〇九	八十四										
一〇九	八十五										
一〇九	八十六										
一〇九	八十七										
一〇九	八十八										
一〇九	八十九										
一〇九	九十										
一〇九	九十一										
一〇九	九十二										
一〇九	九十三										
一〇九	九十四										
一〇九	九十五										
一〇九	九十六										
一〇九	九十七										
一〇九	九十八										
一〇九	九十九										
一〇九	一百										

卷次	葉次	行次	學海類編	四部叢刊續編
十四	一一三	一四	替院士龍過滿闕	院作阮
一二〇	一一四	一三	是非惟上所擇李叔度慙	李作爾
六	一一五	一	復封邑先故	先作之
	一一六	二	臣昨受睿言	以下有青字
	一一六	三	且表以字	言作首
	一一六	四	無所配合	配作會
	一一七	一	夏祀	夏上有在字 祀作祭
	九	二	以朝廷之言	言作事力二字
	中國之伎	三	伎下有巧字	置作宴
遂置於羣玉殿				

卷次

葉次

行次

學海類編

四部叢刊續編

一二三

一三

又更其殿曰重兆

一二四

二

自慶歷之義官制

一二四

六

太常寺猶

一二四

一五

殆皆無說珂因

一二五

一四

燁赫景炎

一二六

一

鉏局寶函

一二六

一五

廳八人

十五

一〇

□□非杜氏恩數

一二九

一二

追封常山郡王氏

一二九

一四

兼侍郎

郎作中

猶作狀

珂作可

燁作燶

局作軸

廳下有以字

非上不空格非下空三格

歷下有而後多開天章仁宗之間邊事神宗十四字 義作議

卷次	葉次	行次	學	海	類	編	四部叢刊續編
一三六	一三五	一三一	二	三公			公作宮
八	二	一三一	二	放詔			
	梓宮未歸之赦	一三三	三	如新興郡王吳益			
	有千畝錢	一三四	三	亦得正一字之封云			
	錢作田	一三四	四	謹備錄			
	兩作雨	五百與皇后		封下有蓋又特恩四字			
	未作來	五百	錄下有焉字				

愧鄰錄闕文補錄

據四部叢刊續編本

卷一 后謚因革條后曰憲節憲聖下闕文

慈烈孝宗謚成孝后曰成穆成恭成肅光宗謚慈孝后曰慈懿自慶歷四年章聖五后始改莊從章於是長秋或先升馭者至因山之後復改而從之如徽高孝之后自惠懿安而顯憲與成是也自元祐八年宣仁以祖宗之誄始摘帝謚聯孝者爲稱雖建中靖國之元以神祖聖孝之謚不可爲冠姑循雜采故事越是而後率以爲常如泰陵而下是也自乾德二年孝惠孝明上謚已從孝字而太祖初謚乃無之大中祥符元年始加大孝之號似出附合而亦有循之者如慈懿先謚而崇陵繼稱慈孝是也第秩宗討論非出一手因時定制每失參稽易謚從夫禮也藝祖遷就姑以漢制帝謚必稱孝爲比是猶有說至光宗則徒屈至尊以從后謚所憚者改冊耳果何說乎雜采以示有所從禮也宣仁婉宜稱謚亦取其美者耳初非有意也是猶有說至政和之謚昭懷紹興之謚昭慈泥於聯孝之稱遂與嫄廟混而無別矣果何說乎聖不可以冠謚建中避之禮也慈聖以擁佑定命之勳舉而從之是猶有說節以四惠而列於謚之中上婉淑德則不在徽稱之下下同欽聖則初無慈謚之從是亦無所從而已慈懿之號又從而紊之果何說乎容臺訂禮名儒後先宗廟重事漢律有禁晚晉下臣固莫敢置喙特私表其臆說如此又按會要仁宗別后溫成初謚恭德言者以爲不當同太宗諸后謚始改之至和二年十一月史館修撰呂公綽奏真宗五

后莊皆爲章。承旨丁度以爲神道貴靜。乞不改。旣而公綽復言。遂於郊禮前上謚冊。此正故事之明證。昭慈改謚於紹興五年。是歲五月辛未。臣僚亦嘗建不當聯昭字之議。而朝廷訖從。顯恭后初謚靖和大觀四年改謚惠。

卷一郊廟之誄條讀之於廟上于下闕文

虛座詔尙書省集百官議。皆曰母后之謚。則宜定於廟而讀之。以受成於祖宗。孝明皇后謚請百官議定。制下乃遣官告於太廟而不讀。今參詳古者謚法。后受之君。大行太皇太后作配仁宗。於禮爲尊。宜集官品。尙書省四品諸司三品宗室正任團練使以上。赴太廟行請謚之禮。然後詔有司作冊寶告於天地宗廟社稷。讀於慶壽殿從之。二事蓋始此。慶元三年十一月乙巳。憲聖上仙廷議。以欽宗廟祐虛配。將以唐睿真沈后尋訪理絕故事。爲仁懷舉哀升祔。明年正月辛丑。二后並謚於廟。時京魏公鏗爲相。實上議焉。仁懷非母后所以得用爲此者。蓋屬尊世邇。且又僭祔。不得不然也。要之受成之意。見於議者。特以尊卑爲辨耳。仁懷固無疑焉。

卷一號謚之異條闕文

神宗將加仁英二室謚。元豐六年五月丙子朔。詔改加上尊謚。爲奉上徽號。令三省官與太常寺同定。初六字爲謚。增十字爲號。蓋始此云。

卷一宗室聯名條逐時準大宗正司上闕文

藝祖太宗并受天命子孫千億魏王廷美以親賢正派隸萼聯輝上繫安陵璇源圖牒稱爲三祖慶胄蕃昌至於五葉祿分爵衍夥不可殫神宗始命有司裁定惟恩義之稱熙寧二年十一月甲戌詔自非祖免以下並罷賜名授官二十年間天支訓名者不復相考質亦或以一字皆無定制議者病之元祐七年九月甲午宗正寺奏宗室撰名自來并用兩字內取一字相連所以別源派異昭穆也昨自熙寧中立法非祖宗祖免親更不賜名授官後來

卷五齊酒廢革條周禮注疏可覆非世下闕文

口造亦豈可盡謂合於古也珂前記空尊口有司之客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口日尚書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丁釋奠并祭風伯雨師等合用尊齊酒醴政和中儀曹口口口禮圖尊受五斗之制遂每尊用其口口口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口口口在京釋奠正配位每尊設酒二升口口口位五合乞下諸路州軍依此從之口口口承平時尊已不盈矣慶曆公弼之口口口相承名爲看器則雖畫空其尊固無口口口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今祠祭迺口口口固皆有清酒可實特先期減餅以均口口口口口早無遺焉是上不以費斬而下口口口不可之大者

卷五牲牢均胙條闕文

口口口口口口口祠祭牲牢所用雖多然惟取所薦口口口口口腥熟口而胙其餘先口之庖獲口口口

○○宗廟○然河○漢舊儀大祫祭○○○之左辨上帝尸右辨上后尸俱俎○○○於前數十斤名曰堆俎嘉祐七年○月十日太常禮院奉詔詳定同判太常○呂公著牲牢之議固嘗略引以爲言矣○○○從牲牢之請竟未聞其俎如漢○○○禮雖不三代而先祭均胙要非禮云

卷五副本緣起條罷免上闕文

○○程大昌考古編曰祖宗時臺諫論列宰執未得命章疏不出無納副本例趙抃論陳執中至數十章執中不見也元祐間孫覺劉摯蘇轍王巖叟疊章論蔡確韓縝確旣出別次待罪而縝安位如故覺乞以前後章疏示之至六年九月中丞鄭雍正言虞策皆論右僕射劉摯已待罪暨宣押對復自辨之奏曰面承聖諭乃知臺諫言王執事外及言臣牢籠章敦邢恕此卽因宣押乃知所言之事元無副本也元符三年正言陳瓘論左丞蔡卞言願以臣章示卞使卞自爲去就後下其章徽宗諭輔臣曰臺諫攻卞已十餘章當令卞知自爲去就方白遺吳伯舉諭之遂降瓘及龔夬章付三省是皆無納副本事不知示副起自何時又王明清揮麈後錄曰曾文肅布元符末以定策功發立作相一意信任建言改元建中靖國乃收召元祐諸賢而用之首逐二蔡而元長先已交結中禁膠固久矣雖云去國而眷東方濃自是屢欲召用而文肅輒尼之一日徽宗忽顧首相韓文定云北方帥藩有闕人處否文定對以大名府未除人少刻批出蔡京除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仍過闕朝見文肅在朝堂一覽愕然忽字呼文定云師朴可謂鬼榜口矣翌日白上以爲不可上乾笑曰朕嘗夢見蔡京作宰相卿安能遏耶數日後臺諫王能甫吳材交章攻

文肅上爲罷二人。文肅自恃以安然。元長來意甚疏。如蔡澤之欲代范雎也。甫次國門。除尚書右丞。踰月之後。文肅擬陳祐甫守南都。元長以謂祐甫文肅姻家。訐之于上前。因遂忿爭。次日入都堂。方下馬。則一頂帽之口。卒啗於庭云。錢殿院有狀申啓視之。乃殿中侍御史錢遜論文肅章疏副本。文肅卽上馬徑出城外觀音院。蓋承平時執政丐外待罪之地也。是晚鎖院。宣翰林學士葛知章草免文肅相制。知章啓上未審詞意褒貶如何。上云。當用美詞。以全體貌。詰旦告廷。以觀文殿學士知潤州尋卽元長爲相時。崇寧元年六月也。陛辭之際。尉藉甚渥。云秋晚相見。抵潤不久。而詔獄興矣。臺諫納副本始於此。珂按曾口之口距蔡口口國之時。凡二年三閱月。疑非其始。然口口旣有口乞宣示。則副本之始必後口口口。然無疑及考典故。崇寧元年四月口口口口都堂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口口忠彦云已具論奏乞

卷七官品民意之訛條班法之用不考下闕文

於羣無以知其名。不考於梁無以知其意。在今日名訛於魏。意訛於梁。而品不復爲輕重。蓋亦反其本哉。唐開元二十五年定制。自正四品至九品。猶有上下階。蓋隋煬暫廢之規。至此復見。本朝乃盡合之也。

卷七散階勳官寄祿功臣檢校試銜條恩初授檢校上闕文

本朝國史職官志七載敍階之法曰。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爲武散官。并二十九等如舊。而注其下曰。太平興國元年改正議大夫爲正奉大夫。朝議郎爲朝奉郎。承議郎爲承直郎。奉議郎爲奉直郎。宣議郎爲宣奉郎。又載勳官曰。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如舊制。又載

功臣曰功臣者唐開元中號萬騎曰唐元功臣代宗時有寶應功臣德宗時有奉天定難元從功臣之號僖昭時將相多加功臣美名五代寢增其制皇朝因之凡宣制而授者多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及刺史以上階勳高者亦或賜之中書樞密則有推誠協謀同德佐理之名親王則崇仁保運餘官則推誠保德翊戴掌兵則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則純誠順化宰相初加卽六字餘並四字其罷則加二字又有守正忠亮保順宣德忠正佐運保節宣忠亮節之號文武迭用焉中書樞密所賜名若罷免或出鎮則改之其他若班直將士禁軍別校則賜拱衛翊聖之號遇恩加但其名不過兩字而注其下曰又有保順忠勇拱衛護聖奉慶果毅肅衛之號又載檢校官曰檢校兼試官之制檢校官則三師三公左右僕射六尚書左右散騎常侍侍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大卿監少監諸行郎中員外郎兼官則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試秩則大理司直評事祕書監校書郎凡武官內職軍職及刺史以上皆有檢校官兼官內殿崇班初授則檢校祭酒兼御史大夫三班及吏職蕃官諸軍副都頭勿

愧鄰錄序

昔者吾夫子求文獻於杞而不足證。學官名於鄭而有餘師。方春秋時。二國在諸侯閒。壞地生齒。廣輪衆寡。亡以大相過也。其亦僅存焉耳矣。而杞之志若曰。吾蕞爾邑。要非天下之所取正。周禮秉魯。夏盟主晉。舊章故府之藏。不彼卽焉。而遐哉邈乎之間。乃及於我。是何庸知。維鄭則異然。謂吾之褊陋。誠不足以儕諸建國。而金天百世之澤。且幸至於今而未斬。况夫統系之所接。傳聞之所逮。是區區者而不余守。則暴棄之。臯其將何辭以諉夫人。是故典則之在王府。一忽其詒。則與和鈞關石俱蕩於浮埃。惟不自安於陋。顧如典墳朴略之餘。聖人之所不能悉識者。亦或可歷陳而枚舉。然則謂世有先後。國有聲昭。而不存乎其人焉。可不可也。國朝受命。世有顯德。典章文物之盛。跨王軼帝。二百七八十年間。名公鉅卿所以討論潤色之者。固已無餘蘊矣。而又禮掌於頤臺。議參於儒館。彌闕軼訂同異。閒承之以有位之文者。俾畢得以獻疑而粹聞。則出位之言。固非羣有司之所當與。抑猶聞之鄰之來也。魯固逆陋之矣。叔孫昭子之間。聊以藉俎豆之口。而鄰子奮然曰。我知之。不俟申言之。及纏繩其辭。累數百言而不少止。鄰未嘗以揜人自疑。而魯多君子。亦不以其強聒爲疑也。若夫杞則自棄矣。襲媿益洿。每視己爲不足進。止取通國之禮而夷之一字之貶累加。而曾不知所以爲恥。學者循其末流。而遡其所志。輕重且將誰擇哉。到晚學具位於朝。又羣有司之賤者也。譬諸小國。無證杞之責。而有羞鄰之心。凡其廷紳之所緒。聞牒記之所膚。受隱

而不合必求其當博取精覈使皆有据依而後牘之蓋不敢以陋自處而懼其班於學域之夷博識之士或以吾夫子之不恥於問者而就正焉則亦庶乎其有一得之愚也凡書皆祖宗若當世事名前哲所以尊朝廷爲卷者十有五總一百十七則命之曰鄭以志其愧嘉定焉逢掩漠歲圉月既望相臺岳珂謹序

